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端明集卷三十三 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端明集卷三十三

宋 蔡襄 撰

雜著

明諫

為諫之難非進諫之難難乎人主聽而用之之難也人主之於諫有甚惡而用之者有甚悅而怠之者上雖惡諫迫危亡者或用之也上雖悅諫恃治平者或怠之也非諫者之言工於危亡而失於治平盖上意之所加者

安危之勢異也是故為諫之患莫先於急然世之人不究其本而莫議其失斯亦惑之甚乎治平之世人主無大過舉聞諫必深悅之然諫者多稱前世危亡之事以為監其言非有今日之明驗上必謂其闊迂而無所考信佞者得以迹而進其說由御久安之勢貴乎循故襲常無煩於更治也於是人主怠心愈加焉言入而無所是非眞偽渾幷雖外有納諫之名而無用之之實忠言日衰而下情滋蔽患莫先乎此也夫稱危亡者庶乎懼

危亡而不至也恃其無有危亡之漸而至也雖有聖智不能為已前世論諫者曰直諫為下以其迂險誕妄指陳醜惡易激其怒不若詳善其言使易行也夫迂險誕妄賢者不由也深言以起怒非諫者之過其心豈欲取怒而自抵其所陳哉進諫不能必于用本乎直而已矣不逆上之所用捨而枉其志也納諫不必皆用取乎是而已矣不以其言之婉直而遺其實也然則賞諫賢乎曰與其怠也寧賞要之中則異耳使諫者言常忠也畫

常善也所謂能盡其心而不苟者也豈志于賞予而賞之所設思以輔忠氣而開讜論也然妄人隨之資言以速進甚者詭譎而紊政意苟得焉唶嘿以自固佞者乗而非之曰舉天下之好言者均取貴仕耳孰從而求信夫所謂忠讜者哉於是賢者以進為已累而寡言則賞焉欲以勸而適以弭之也故曰納諫不必皆用辨是非則妄言息而忠言進矣終諫之説離怠戒賞明用

觀天馬圖

敞夫寄尚者也出古綃之畫駿馬一者尾鬛微赭而身首文駮馬與常馬甚不類特立閑逸骨自稜竦精神爽毅雖一鶚之横塞雲獨鶴之思崑嶺莫之為也於其旁標曰蒲梢云安愚子曰蒲梢馬漢武帝伐大宛於貳師城得之年祀遼甚宜無有是傳豈近世好事者工其畫而藉其目乎敞夫曰蓋嘗惑焉然武帝威稜憯乎鬼方教誥申乎絶域以國珍而叩塞者得轡龍虎之丈私自語為僥倖大宛嘗有善馬獨恃介絶而愛不來於是連

兵不至之徼殫饋悉臣之户旗鉦之師戈冑之伍易乎
膏介草莽寃係沙漠重乎南目而視旋跗而步然後究
王獒而昔之善馬惴不敢有故能宣懿金石告休神明
武帝求卓異其心不亦至乎後之人述想飛騂加諸繪
事不亦美歟安愚子曰地入民彫物格財匱豈御天下
之計者耶且馬也冀野之北曷世無之駓驪驕皇騨騵
駱騵動精月駟矯首雲螭或編之天棧和以鑾鑣懷風
以足其食大路以馴其性居不鷙優動不詭遇雖虎脊

之華趼號之勁未之加也然瘠不能振痻不見收鄉風悲鳴垂耳於駑駘之後豈少哉吾知漢固有是而武皇獨甘心於貳師豈所謂賤近而貴遠者耶後之人不加意於求真視而肖練遺骨豈所謂貴耳而賤目者耶何以言之嘗聞昔武皇得狗監誦子虛賦獨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以貲為郎官止使者又頗優畜之謂如相如未可與道則已而又有甚於相如者也自秦滅漢興綴文績學德業彬然獨董仲舒而已觀其制策延

訪意將置英綱傑騰周躍虞稱古賢輔志勤義篤而仲舒官將於諸侯王相耳之二人也孰知其不鄉風悲鳴垂耳於駑駘之後者乎吾以是固知其賤近而貴逺也抑又聞之楊子雲者殫思深湛著符清淨塊處天閟絶與人事而有尚白之嘲覆瓿之誚後數百年其書出至于如今如何也蓋親見子雲禄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耳吾以是揣劘世態乃知吾子亦貴耳而賤目也吾子有輕綃方丈腌丹塵黒縢以巾箱副以篋竹一出

乎人德于顏面儻有騰黃之骨絶利之足枯悴下皂子將掩袂而不視矣㦤夫患其語之侵梗已也不待終決而翔云

講春秋疏

力行之謂學析要之謂講學之弗固講之弗明講之弗先學之惟艱吾謂講學之相資也今夫乗堅策肥彷徨中逵明目巧智厥罔施為人有麾之以樀授之以銜儻非叀軿絶鞅雖四荒之遠當安安而至是猶學必固而

講必先也中古迄周邦國咸設學校禮義孝悌益明而張秦燔漢駁愈遠寖微侵牟漁奪其不去者無尺間耳雖真儒碩徳時亦間出責于其躬壅于其民嗚呼道方將行豈窒於古翔於今乎臨漳於天庭為遐僻最然而歲舉進士塲者僅十百人豈特學干禄而已耶是必學聖人之道也學聖人之道其不在經籍乎經籍之與其不在於釋諭乎誠曰舉吾州皆能遊聖人之道酣於經籍詳於釋諭有是焉者司馬子長所謂雖執鞭吾亦欣

欣然慕焉若其未盡能也得無彷徨中逵冀夫麾之以摘授之以言者乎彭城先輩至自溫陵好古强學尤善高論能通左氏春秋孔子之志其可不博聞乎僕嘉與士君子酣乎經籍也詳於釋諭也遊於聖人之道也士君子以謂何如

名說盧幾字舉之

幾之義旁出諸書大備於易要言之止乎極而其應也不窮動乎變而其濟也不終天下芸芸莫窺其明萬殊

汶汶莫搖其本幾之義至矣夫顏子何歟塗之人也陋居約守功不甚白以孔子之聖而亟稱之其朋三千又皆出其下到于如今聲名肖其師績業槩舜禹曷謂耶庶乎幾而已矣幾之義至矣夫君取以名已必字曰舉之者思以止乎極而通乎變也凡云人者物之異云姓者人之異云名者姓之異云字者成人之異名字之始始於是其義有有取者有無取者其無取焉則已猶有取焉舉之楙哉吾聞伸於已者待於天也

策問

問孟子拒楊墨荀子亦非墨子楊子又曰楊墨塞路以三子之言墨子果有悖於聖人之道而不可用也韓退之云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觀其說墨子又若無悖於聖人之道而果可用也墨子之書頗見於時是堯舜而非桀紂聖人作焉決不可廢尚同兼愛右鬼尚賢推極其言亦有異於孔子之道乎其無有乎孔墨同三子唱言而深拒之何哉其道誠

異退之又何取之而不畏後人也四子者皆聖人之徒
然其所尚之異如是得無説哉深於道者爲余言之
問仁與智若聖人者固有之聖人無大於堯舜帝堯於
是二者無一闕焉可也書稱堯曰咨四岳洪水方割蕩
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
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
欽哉九載績用弗成且堯知洪水之爲害至大矣又知
鯀之爲德至戾矣以至戾之德治至大之害可乎説者

又曰堯知鯀之性很戾未知其能乃試用之是亦不然聖人不期人于死然用必度其才而不失其任者焉鯀堯之臣熟其才之小大也固宜器使之鯀之能小有不勝其用者反屬以大事安在其為智乎以堯知鯀之不能重違衆言而用之庶幾其成功然天下且溺乃暇倖一夫之効待九載而後黜之其可謂仁乎書也仲尼嘗究之可信而無疑也將有深意可法於後世也歟不如是仁與智又非堯之所宜備孰能告予使無惑也

問聖人之道行于世當時被其澤載於經後世承其教五經之不傳後人之無從而知道之所之也今之人知乎道之所之者以五經之存焉耳楊子雲曰五經不可使人易知天俄而可測其覆物也薄矣地俄而可度其載物也淺矣以子雲之說凡五經之言皆聖人之所以宻而不彰者也君子處心如是固當耶書君臣號令訓誥之言也詩下而上達抑不善而美有德也禮以閑邪春秋以正法易以盡萬物之情雖異其所指要其歸未

始遺乎斯民是欲使人之易知也欲觀五經之學傳而不能解又疑子雲之言不然也從子雲之言前所云云者柰何

問前世太守刺史至郡有延見耆壽賢德之人詢究風俗發而為政故有摘姦擿之神明者有遺愛號為父母者皆能通接上下之情以至然爾今吾州總縣十二而編户以萬計者二十而刺史明不能周内外之察材不能適事物之宜將如此何子大夫皆遊心於道潛意於

民刺史所宜問而子大夫所宜無隱若夫吾州德業節行加上於人者何人暴縱以為蠹者何族民所欲為而不得與所不欲為而强之者事有可行而未行可止而未止者幸詳言之齊精以聽

問學者無不以利澤生人輔興治道為心然化民莫如善教修政莫如擇官威戎莫如理兵强國莫如豐財四者於今施設之何從而治何適而可夫泥古語而不中事機是之謂空言君子恥之唯財者為能稱時而處宜

本末陳之於以觀子大夫之志

問言聖人之道者必羞言霸者之事故孟子畀管仲而不與班馬然管子之相齊當周法之已微而能連諸侯而尊王室天下灑然俯就約束而威公之志益大且圖封禪管仲以異方之物杞之又其書曰仁故不伐王求管仲之心蓋不以天下為利而正君臣之大義者也孟子曰以齊而王猶反手也使孟子持管仲之勢則挾齊而王矣如曰管仲之道不及仁政則可矣責之以不王

齊蓋周存焉其可乎孟子之言前無譏者將有意乎無也諸生為我言之

問五經之學有師弟子傳焉其說西漢尊用儒術稍得立學而易分為四書分為三詩有齊魯韓毛之說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而左氏出於張蒼之家周官篇最晚得然學者自名其家由漢而下迄於隋唐釋者愈衆而師說或傳或廢今欲觀西漢以來五經授受之人廢興本末尤著明者幸悉條焉

枕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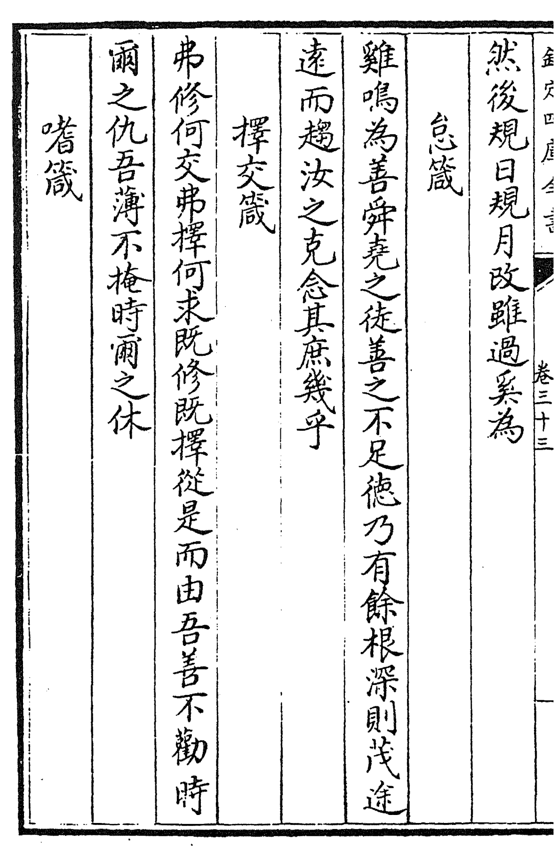
晝有白日而不惜兮安爾而醉夜有明燈而不適兮安爾而寐為心果無求於善學兮曷若安爾之無累

杖銘

道之難阻兮爾實扶持爾非自効兮人爾求斯有用有捨兮抑爾之時用爾寧喜兮捨爾寧悲

過箴

往也莫追來也莫知往何弗恥來何弗思恥勿憚改思



然後規日規月改雖過奚為

怠箴

雞鳴為善舜堯之徒善之不足德乃有餘根深則茂途遠而趨汝之克念其庶幾乎

擇交箴

弗修何交弗擇何求既修既擇從是而由吾善不勸時爾之仇吾薄不掩時爾之休

嗜箴

靡曼之色寔蠹而德哇淫之音實害而心蜉蝣之美衣
敝何恥琅玕之羞簞食何憂

謹箴

舜善孜孜文心翼翼伊昔聖人靡念罔克謹如之何曰
攸好德若虞顛蹐以守爾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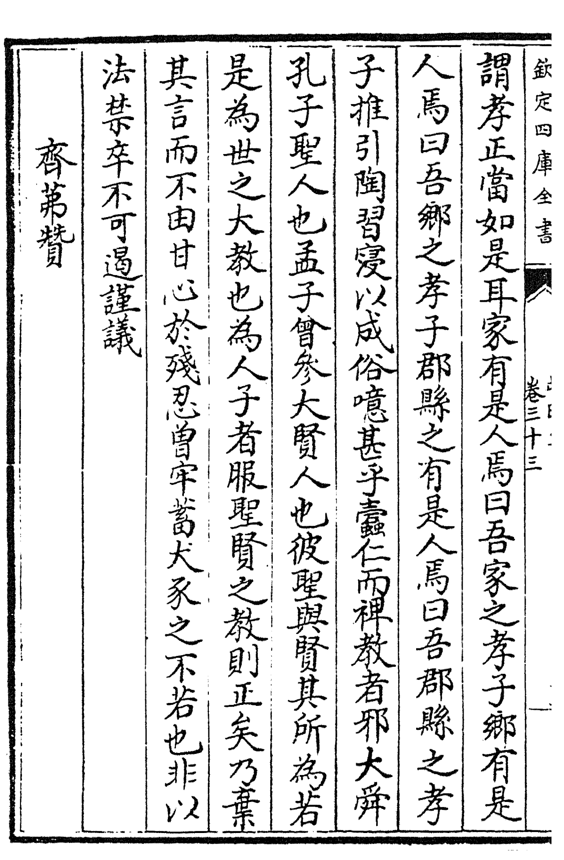
步箴

有足兮動涉坦夷有心兮何由險巇足非有慮兮心役
之為用心如足兮蠻貊行之

毀傷議

人之所以異於萬物也者以其衷行卓爾者也衷行篤實本於至誠無用刻飾其唯孝乎事親以盡其恭事君以盡其忠以致其誠以正其命斯可謂孝之大節也歟昔大舜不得於其父母然二十年以孝聞者區區然全其身也後世稱孝之大者曾參其人也參之奉身也傷足以有憂也其事親也徹饌則問其所欲故孔子因之談經首毀身之檢孟軻借以發論敷養志之美者以肖

夫遺體不出於害塗揚親能名無淪於匪則至夫加意甘享經神外物斯末也已矣今之民人父母有病輒灸股肉以啗之冀夫有瘳噫甚乎𧏡仁而裡教者邪厚親以食其養志乎毀已之膚其愛身乎是二者其果孝耶其非孝耶牢蓄之犬豕且死不相𧠇食其類況人者天性之貴乎況人之父子天性之厚者乎人有為是者里白于縣尹尹白于郡若府按著令施酒帛以哀勞之凡縣與郡府之官屬覺于民者又書于伐愚民不知大本



謂孝正當如是耳家有是人焉曰吾家之孝子鄉有是人焉曰吾鄉之孝子郡縣之有是人焉曰吾郡縣之孝子推引陶習寖以成俗噫甚乎蠧仁而裨教者邪大舜孔子聖人也孟子曾參大賢人也彼聖與賢其所為若是為世之大教也為人子者服聖賢之教則正矣乃棄其言而不由甘心於殘忍曽牢畜犬豕之不若也非以法禁卒不可遏謹議

齊萬賛

方地聚民賜履之大者廩粟萬鍾分祿之重者腹心股肱注寵之固者享人三者若是伉然立節臨事不奪忠則忠矣孰若未嘗享是三者而盡其誠懇悃又忠之難者也何哉當施之厚報訂其施宜也當施之薄報訂其施亦宜也迺有國治則享其厚利方有吠犬之聞慕妻孥為自引去刳其疏遠見危致命其為心豈不揭揭然爾若齊人弗將有是虜初齊襄公田貝丘恠見公墜車誅屨於徒人弗血其背既而弗去遭變袒示其笞請得

先發入匿公而出鬬死噫地之大禄之重芾徒人賤役無是也腹心股肱注寵之因芾嘗不名而戮又無是也而能以薄為厚以怨為寵可謂忠也或曰所謂忠者非獨損躬而得也謀不先事是無補豈趣人於害塗耶曰芾支革判解且不顧善智與謀豈齊啇哉斯亦盡而已矣委質於人智者盡能愚者盡力乃大忠道宜有膏其光欿者贊曰孱侯師心禍稔毒流人卒泮涣爾戈刿仇長河落闕投爾一抔烈燒横冈覆爾一杯在生則盡衷

焉不回彼有羣啄甘實類闕美材一彈飛來雲翮風開
茀嗚呼忠哉

推進論

班書引漢美曰推進如鄭當時者蓋以當時善推轂士
故援舉而宣贊之爾然觀其挈置大位能自炳炳見于
末世者特桑羊孔僅輩也當時居漢頗善駕名孟堅又
文雄者颺之載籍以是風流華問彌久益著而事有可
為世惑故辨白之夫推進仕人由來尚矣作民司命苟

天大器者必博求儁輔紘張國維總攬羣策財成大化雖紹帝統而建王基曷嘗不繇茲而治也然而夸毗躁進諺戾苟容者莫不畏人之聞出乎已也莫不售已之榮加乎人也畏人之聞則長材蔽售已之榮則要塗阸舉賢援能之義熄而誹俊疑傑之道興是以先覺瘵立於草茅大猷翔集於巖穴作民司命開横瘁之漸荷天大器缺持維之具若夫盡悴天工相先人爵招顯仄陋延攬英豪塗羣枉之耳目抑私溺之津歧懐峭直而辨

政疵定謀謨而斷國論若是者足以表率紱冕煥映竹素百世而下梏注稱道延于無窮記曰逵觀其所舉董仲舒曰以觀大臣之能推進之道豈輕議哉而當時究一切之利提挽憸巧雖薦寵有加而德業亾狀漢初帝有天下百姓新離戰國之患閭巷彫落積庾單盡文景紹業深惡捄弊飭尚謹儉罷斥珍巧勞來休息民縁壟畝家給人足帑峙豐露可謂盛矣世宗賦英敏之資藉久安之勢蔚興典禮務臻王略而末年甘心征戮俛首

悠謬內則建無窮之宇修不名之祀外則連兵夷狄通道卭筰饋饟之煩甲兵之費歲常以鉅萬計府庫空虛海內耗矣于斯之時為善策者固宜建白於上汲援經術講去殊類抑止遐役不爾為者孰若不言之愈也庸可儕抗賈人擢處卿位俾桑羊輩詭譎機發閱伺主意越高帝騎乘之科罔賤夫龍斷之利封筦殲慘至有羣官列肆居貨蹛鬻而編户之民始與國分為二途矣使後之人為國謀者必曰強我者又從而功賞楙之然則

民之弱國惡在其強也孟子曰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者其桑羊輩乎曰非桑羊輩之辠其所以發之者鄭當時也當時首惡智詐之毒湯湯激注而孟堅引其推進借史筆以夸大之其可乎謹論

周公對

或曰孰謂管叔蔡叔之於周公親而不賢不賢不宜封親不宜殺既封而又殺之於周公為有過哉周公相武王成天下建親分地以固其本使二叔前有凶德猶將

擇賢輔而立之惟其無咎如何而不與封哉不封則周公失親親之道於仁累矣天下虐紂日久變而為周無有不得其順者然二叔先惡自用不能循先王之法以保其地惟忠賢是讒惟紂子是從周公如何而不誅不誅則天下將復其故文武之業不克(闕)傳其害義亦甚矣管蔡之誅周公之義封與誅仁且義周公固無過也孟子謂管叔兄也周公弟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吾謂過周公者孟子之過歟曰不然君子之於兄弟終於仁

而已吾於是見周公不幸而有過也周公不享其利而孟子且過之身享其利而行周公之事吾乃知聖人之絶之也

不遷怒不貳過解

孔子稱顏淵曰不遷怒不貳過說者云不遷怒者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夫任情而喜怒無足識道焉者怒不過分當其理而不移而吾信其喜怒未見可稱者顏淵之為

道於孔子至焉而少間耳乃不離乎常人之所能而稱之理豈然哉人之為情者七而喜懼愛惡哀欲六者之感人其來也漸得以思而循其理焉惟怒之為情中人暴甚自非安於至誠反已而自省者未有不從而動焉故君子之重之也予謂不遷怒云者顏回安於至誠反已內省不為怒之所移耳又云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也然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若顏淵之心不善無從而至焉予謂二者疑也過者失中之謂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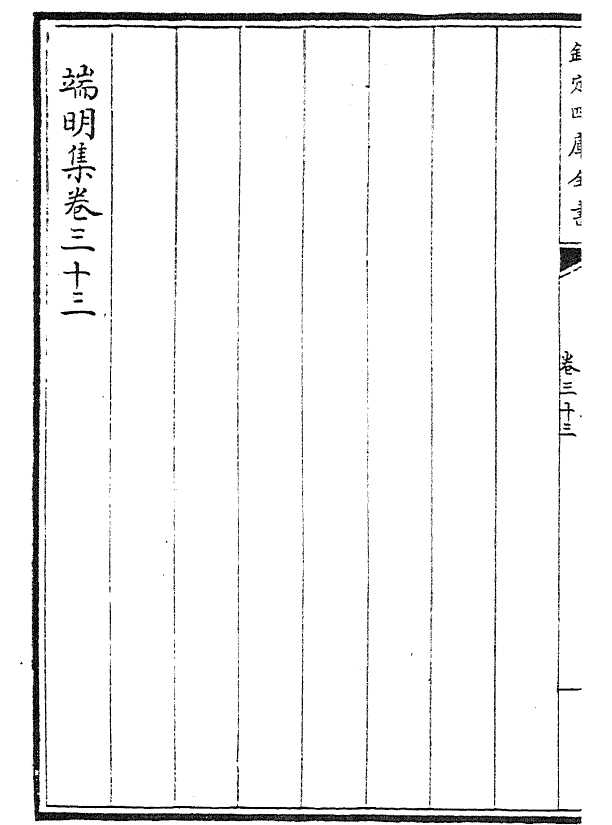
貳過云者顔淵處道至明發乎其心無有不得其中者欲不疑於失中之過也無怒以能遷無過以能貳吾於是見顔淵所以為心也曰然則顔淵其聖者歟曰至聖人矣其未至聖人之至者惟聖人能知之

奔者不禁解

周禮司徒媒氏之職曰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中春陰陽交以成婚禮順天時也於是時也奔者不禁重天時權許之也若無故而不用令罰之無故謂無喪禍之變也說者之意以為重天時故權許其

奔而不禁也然禮之為言所以關束人情而事為之制
而於男女夫婦之際尤切切謹嚴分別將以驅生民一
蹈於法而不陷於亂耳孔子修春秋諱國惡至於夫人
遜於齊會於禚之類皆直書以譏之宋火伯姬以傅母
不至不行而火死春秋大之詩以關雎淑女之德冠於
周南而潔正之行美於召南其於列國刺奔刺亂刺淫
昏者凡二十餘篇所以見孔子之用心於是也愈勤矣
豈不謂明人倫興教化治國家天下斯其大本歟獨周

官書乃權許之周官書雖不見正於孔子然其傳以為周公立一王之制以為後世法而使治國家天下者每歲中春輒縱奔者以之為治曾夷狄之不如何禮法之為哉予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若者連及之詞謂民有奔者輒不禁止及無故而不嫁娶者媒氏皆得罰之也五經之說謬妄有之未有敗害禮教如是之甚者故予為之辭



端明集卷三十三

端明集卷三十四

宋 蔡襄 撰

雜著

里醫之言

周熄秦潰漢維魏承歷代更主張紀綱建法度則方冊存焉論者謂聖人者言治心治身治國家天下舉曰仁義而已漢魏而下曠世持久載籍可覲政具尤悉所謂治心治身治國家天下焉者孰不曰要之仁義之歸而

已矣率仁義之治而德教壅涸者有之生物横悴者有之何聖人者之言施之於事如是之異耶某論之曰予里中有醫工凢百骸之攣植六府之環回表裏相依精氣布流色迎聲諦指鉤心決刻日語人以生死期卒不夸妄醫之隣有緼病者幾七日造其廬而請焉醫曰子之疾一之年子今亾矣夫疾豈謂筋弱氣衰暴于其外而謂疾哉雖百骸舉安氣有所抑萌于其中斯固疾已故輔藥之道三曼膚腧神先藥自將上也疾萌于中圖

翦其萌中也暴于其外一旦勤勤然者下也子之疾雖暴于其外然餌吾劑審如吾經禦其為仇害者後百日乃可瘳疾者往及期勿平而益加又造醫之廬曰如期勿平先生其紿予醫復視之却立曰子嘗某物食張仇害之勢燄倒鐵鉞而授柄未有見其勝也當如鄉者之言後百日尚可瘳疾者謹如其教如期而疾果大愈夫一身之疾藥非不工也物有害之弗平而益加天下之疾箴以仁義而害於邪說欲其渥澤汪濊其可得乎自

戰國陵夷經籍歇滅簡編詭制僵不可植于斯之時嚮利尋釁之徒咸以術進百家並建墨粉交績以至倡發異端緣智巧飾鼓行乎天下世間俗習愈久而益恬故其治與三代差遠蓋政敝而道厖非仁義罪也且聖人之言仁義也者性誠先覺篤實光大研神之變抗天之運致之於用然格善戰之諜塞任刑之兑尊心於至和之際措躬於無邪之適動有章程居有彜則周流而無迹經略而不遺端拱嵓廊之上熏冒蒼垠之表豈非守

之至簡約行之至廣密者歟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其人舉之而已舉之奈何曰如醫之言

漼淵之魚

谿谷之水激注湁泆彌厓缺合留爲漼淵澈靚幽壑蓋鱗屬之宮隩也瀕溪之居者有畸叟在焉畸叟扃括淵中之利諭閭巷之間曰前有漼淵吾嘗封焉淵之魚自鯤而鱦交首横鬣春孳陽隙夏入氷垠乃今而往彼哉孰有且帛于吾軀粒于吾嗌兹焉是依無何鬨之於里

中惡少年者少年數十輩頭會相與謀曰漼淵之大鱗屬之息畸叟奚爲而採罝諸懷獨能斂手袂閒而悚其教乎於是焉罟網罶笱掩擊顛倒敗其宫隩若取釜中及其已則淵魚且盡其存者濡沫而勞尾者矣之人也未始知之異日呼其子曰向之魚莞于吾且久其洋洋于于者乎待其子而往注睛四視其出游者儻有焉叟意責墳梁石以蔽投蕭以椮復諭其閭巷曰漼淵之上力用加苦設有攘吾利者吾弗徒已也既而惡年少亦

悏其宿圖久之又屬其子而往焉視其出游特大者跳躍去來而小者無幾叟益惑不知其出西滜有業漁者過畸叟曰子藏魚于淵舉識其類乎畸叟者曩不槩意曰吾觀江之鱀音忌大而有絶力其類之芒芒而勢不與或者皆為其所以弁食之雖溪谷間亦不殊路子畏罟網之潰而不知其類之大而有絶力者并食之之為害也矣安愚子曰天王之大寓其淮淵也耶籍數編民其淮淵之魚也耶汙官刻吏惡少年罟網之具也耶鉅室

倖民害淵之大魚也耶國帑之賦登十而一汙官刻吏又强半之鉅室倖民倍稱而盡取若是㮋魚于淵畸叟之獲弗加錙毫豈特為惡少年害魚之利乎雖少年之已悛而害魚之未判吾不知淵中之芒芒者殘其性也耶樂其生也耶

都盧之言

粵絶都會莊岳交通之道人有植脩木幾百尺轃于四隅填填淵然鼓于其側舉都之人咨鼓而至𡋣顛累趺

環立如堵是人也瓠解而噪呼喉中出絡下語緣木行空指之所膠踵之所椅岌然顛隕翩然振起梟鳶盤嬉猨狙肆捷曾未盈晷而變易電幻殆不若人有也已之戱負丱童乃舉厥筐抵于環立者祈以金錢適有眊瞶過焉憮然而語曰號物為萬人犯其一有聾盲蹇僂之苦者命有不幸矣有連兵轉餉之勞者時有不幸矣汝曹陶生聖世肖貌毋缺曷不假田梓土稼而粒乎曷不搆廬分植緈而帛乎曷不業工逞巧而亟售乎曷不殢

財掩匱而集贏乎利生多岐孰攘孰圉奈何栖然婦從其姑母提其嬰暴出秦疆浮遊宋野泝淮亂江躐吳蹷越輕遺體若紘綖而為資身之策豈其善耶竿者嫚之曰若能習吾所為乎眊䁆愀然作色曰吾辦貴以親子反慠我乎竿者曰子之業則不遷矣吾固若子也且嘗語子乎吾之道始者篤場圃以跳梁俯堂涂而踊陌鼌惴坎窐神兢磧礫如是者累月矣既而阽倍尋之危批數仞之表搶榆枋而特上漸于梢而遐戾如是者積有

年矣然後支體順投神氣完守雖層崖絕壁雲鳥勸飛千出萬珠劒戟紛揮於吾前未嘗易志而旁(音緜)視語曰内巧專而外滑消不膚撓而不目逃弗吾加矣投能且爾矧百尺之木哉以之角萬夫則有夸譽矣以之食力則無大責矣夫適于砥道或離蹶踣之患又吾之所為乎儻有人焉雅不習為梓跋乎高智外不可當乎十目之視内已深乎夏畦之疾其不縻軀殍族者天幸之萬一耳惡能名聞之章著乎吾所以宿其業置用在我奚

累之及乎安愚子聞之曰有道而寄者豈其人哉求之於世德業其大枝能歟名位其大脩竿歟荷人爵登臣陛内以獻道於君外以利澤於民必有久德大業然後享崇高莫大之位外澤利於百姓内環有於胷中無所愧負故德業著而位不加有國之羞也爵位高德業昧身之殃也吾惡夫急日月連黨與進不由道險詖以取榮貴其詐不售則哀歌悲謠誹政譏世之為也不幸而當所欲外則驕蹇敗撓尋至其脫然者亦天幸之萬一

耳豈仕人之知顧出游民之下不然矣不然矣竿者不省其氏族而其伎種於都盧為都盧之言以自警云

福州五戒文

觀今之俗為父母者視已之子猶有厚薄迨至娶婦多令異食貧者困於日給其勢不得不然富者亦何為之蓋父母之心不能均於諸子以至此不可不戒人之子孝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不違於禮是孝誠之至也觀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於父母異財兄弟分養乃至纖

悉無有不校及其亡也破産賣宅以為酒肴設勞親知施與浮圖以求冥福原其為心不在於親將以誇勝於人是不知為孝之本也生則盡養死不妄費如此豈不善乎

兄弟之愛出於天性少小相從其心歡欣豈有間哉迨因娶婦或至臨財憎惡一開即成怨隙至有興訴訟冒刑獄至死而不息者殊可哀也蓋由聽婦言貪財利絶同胞之恩友愛之情遂及於此

娶婦何謂欲以傳嗣豈為財也觀今之俗娶其妻不顧門戶直求資財隨其貧富未有婚姻之家不為怨怒原其由蓋婚禮之夕廣靡費已而校奩槖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姑辱其婦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滿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日久不以為怪此生民之大弊人行最要者也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然農人兼幷商賈欺謾大率刻剥貧民

罔昧神理譬如百蟲聚居强者食啗曾不暫息求而得之廣為施與冀減罪惡其愚甚矣今欲為福孰若減刻剥之心以寬貧民去欺謾之行以畏神理為子孫之計則亦久遠居鄉黨之間則為良善其議至明不可不誌

諭鄉老諸生文

某備位刺史行春奠之禮於孔子廟郡之士人來相予職爰及耆艾亦集庭下既延之坐謹問之曰唯爾諸老前觀刺史之政多矣吾州數萬族人情善惡亦唯萬殊

刺史為治孰不欲興利去害宣流風化與古為比逮及三年民未之信則又去矣將良吏之難值耶抑治道之難至耶某德業不能過人智術不能濟衆夙夜悉心唯民實憂察禁邪猾扶善沮惡使强弱各安其分然未免於刑罰豈足為治哉至於孝慈友弟敦厚信讓之風將有望於諸老老者之言少者之法父詔其子兄命其弟相率以從教一家修之一國効之能以興禮讓而止獄訟亦諸老有助於刺史也州郡之有學所以勵賢才而

進德業必有師友類訓導之方爲之治經術習文章講道義以稱厥職設非其人而冒居之學不用成民罔攸信某之治郡甫彌士人之脩德行與經術文章者莫知其誰譬諸蒙霧罔識處所諸公各以至公之心而稱舉能者以備其闕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諸生條陳其人實密其封予將擇焉

杭州戒弄潮文

斗牛之分吳越之中唯江濤之最雄乘秋風而益怒乃

其俗習於以觀遊厥有善泅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投魚龍不測之深淵自為矜誇時或沉溺寃鬼永淪於泉下妻孥望哭於水濵生也有涯盍終於天命死而不弔重棄於人倫推予不忍之心伸爾無窮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

雜說

李靖稱苻堅之敗非謝玄之善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

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之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所以秦師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為垂所陷明矣為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予觀秦伐江南唯垂曰晉武平吳唯張杜而已若昧羣臣豈能成功以此謂垂陷堅未盡矣垂知進討之為利不能料堅之材堪與不堪辦事此所以勸之也當謝玄隔肥水為陣夫兵半渡而擊之利以是堅許却軍也玄以八千之衆當百萬渡水而溥人兵家所忌豈不知此乎蓋料堅之陣大概難

整然後觀形勢也既而堅陣果動玄濟而戰堅衆遂潰使堅之陣雖却而整玄必不濟矣此玄之料事合於機變若以垂軍獨為陷堅當其以千騎赴垂信子賓之言取堅如振替葉垂之不為足驗垂無陷堅之意夫善用兵者雖敗不亡垂一軍之全法制在焉垂不能知堅之材則可罪謂之陷堅誣矣王景略之亡唯勸堅勿伐江南景略盡知堅之材故云耳

福唐水居船舉家棲于一舟寒暑食飲疾病婚姻未始

去是微哉其為生也然觀其趣往來就水取直以自給朝暮飣蔬一柈不知鼎飪烹調之味也緼衣葛服不知錦紈粲粲之美也婦姑荆簪不知塗脂粉黛之飾也蓬雨蔕風不知大宇曲房之適也相羊窮年少而老生而死一事不入於中矣與夫陰懷賊險乘利求倖盛時翕翕其敗熄㓕無種孰為勝負耶

開元中霓裳羽衣盛行於時唐末兵戈浸以微滅今河中有舊譜而其字形與世之譜字屬粟笙皆不合無從

而得唯法曲散序無拍謂霓裳之遺音未必然也守程精通音律悼其亡缺倣像法曲造之寄林鐘商華日新亦造望瀛仙二曲世人罕得其本也

慶歷間予在館閣嘗見九仙經會修崇文總目凡怪誕之說擯而不取故家無傳本及來泉山抱病數年頗讀醫方藥石之說漸入脩生之要以精氣神為妙用故仙經丹訣亦歷攬焉然取其可以資身者若神仙云云吾不與也已

孫子書其文有三代風而其致旨一切取勝蓋戰國事也至於精思明決數千年以來兵家成敗未始有出其畔域者信絶世之高智乎予愛其無智名無勇功之說故録之

或曰鼂錯為景帝謀削諸侯以尊漢而陷於仇人身死都市事適未就而遭讒被禍其誠忠矣而揚子雲乃以為愚何哉愚錯而孰為忠邪曰錯誠忠矣然為漢謀諸侯則曰削亦反不削亦反非愚而何若主父偃賈生推

恩以分地乃謀者之長策

烏孫公主七十餘持攜男女還漢人生匹偶故有常理

而楚主嫁異國配胡人豈獨楚王之不才漢之醜無時

可滅又啟後世和親外夷之端張騫之罪也

漢通外國以奬羌氏斯其無策之甚夫撫安夷狄而威

制之蓋慮為邊患耳豈致意於天馬氂牛異物詭説哉

過猶不及也

甚哉愛之敝人也唐太宗指麾而定天下及夫拔佩刀

議太子何其不明以至是乎甚哉利之移人也漢高祖父妻男如此不顧則利能奪愛婦人於愛為最深而武后自殺其子以固權嗟乎孰可與論是耶

夫人明慧禀於天資不可強而學士當盡心於其間金鐵之磨礪既鍊其質又從而成器太阿龍淵資夫人力者故鍊而成器學者勉之

士之習末也久矣今為詩賦者尚不知何等事為文章況文章士之末邪欲人之興行如曾顏治民如龔黃者

難矣

予自閒居日造吾門者道對偶事以為才不才嗟乎治道何從而興士亦罕有自立者其理然也

古之人言命者亦云歸之於天蓋非人之所能測云爾異乎今之言命者有陰陽日月星辰歲時異端之術幸而時合則莫不推引以為驗也甚哉人之好怪也久矣古之人不語也卜筮最古春秋時有相骨日者後世尤盛唐初乃有論命之說今之三命星筭分為二門而善

七曜多本胡法此日者所以博濟耳

予少時治經書觀聖人於刑獄尤諄諄尚書所載最為詳密私心以為天下萬務若生民不得其平又豈專在刑獄乎及仕宦二十年歷事日久然後知生民之患莫大於獄失其情官巧文律嗚呼聖人之意深矣

予每讀易至於決獄用刑之說其卦多有離象而用在剛陽之爻蓋非明不燭非剛不決君子有是二者濟以仁恕斯可謂士矣

樂自王朴之後無述作仁宗時李詔重造樂器廢朴鐘磬其後復用阮逸胡援更作新樂蜀人房庶又為異議迄今無定論林氏巽之學通易卦太陽太陰以定律管先儒所未言

評書

鍾王索靖法相近張芝又離為一法今書有規矩者王索其雄逸不常者皆本張也旭素盡出此流蓋其天資近者學之易得門户學書之要唯取神氣為佳若模象

體勢雖形似而無精神乃不知書者所為耳嘗觀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勢有遺思焉及得原叔鼎器銘又知古之篆文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唯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得一體故古文所見止此惜哉

唐初二王筆迹猶多當時學者莫不依倣今所存者無幾然觀歐虞褚柳號為名書其結約字法皆出王家父子學大令者多放縱而羲之投筆處皆有神妙予嘗謂

篆隷正書與草行通是一法吳道子善畫而張長史師其筆法豈有異哉然其精粗繫性之利鈍學之淺深古人有筆塜墨池之說當非虛也

近世篆書好為奇特都無古意唐李監通於斯氣力渾厚可謂篆中之雄者學者宜如此說然後可與論篆矣

張長史正書甚謹嚴至於草聖出入有無風雲飛動勢非筆力可到可謂雄俊不常者耶

長史筆勢其妙入神豈俗物可近哉懷素處其側直有

僕奴之態況他人所可擬議

智永草書千文蓋七百本唐初尚有存者太宗取其最精者模寫勒石云律呂調陽是也

顔魯公天資忠孝人也人多愛其書書豈公意耶閩中無佳石以堅木刊字往往有予筆迹模刻多或失真自今年來眼昏求書者一切謝絶向時子弟輩多蓄予字皆為人持去余有澄心紙百幅李庭珪墨數丸皆人間罕見者當作諸家體以傳子孫其餘非故人不能作手

書子弟輩得余書者當自收之

每落筆為飛草書但覺烟雲龍蛇隨手運轉奔騰上下殊可駭也靜而觀之神情歡欣可喜耳蘭亭模本秘閣一本蘇翁家一本粗有法度精神其餘不足觀也石本唯此書至佳淡墨稍肥字尤美健可愛或云出於河北李學究家今王公和所藏也

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書最盛今八分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書為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

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今存者李德林碑瘞鶴文字有楷隸筆當隋代書世云逸少殊無髣髴也褚書三龕碑是也

文房四說一作雜評

新作無池研龍尾石羅紋金星如玉者佳筆諸葛高許頔皆奇物紙澄心堂有存者殊絕品也墨有李庭珪承晏易水張遇亦為獨步四物文房推先好事者所宜留意散卓筆心長特佳耳

研端溪無星石龍尾水心緑紺如玉石二物入用餘不

足道也墨李庭珪為第一庭寬承晏次之張遇易水次之陳朗又次之不獨造作有法松烟自異當辨是也紙李王澄心堂為第一其物出江南池歙二郡今世不復作精品蜀牋不堪久自餘皆非佳物也筆用毫為難近宣州諸葛高造鼠鬚散卓及長心筆絶佳常州許頔所造二品亦不減之然其運動隨手無滯各是一家不可一體而論之也

歙州績溪紙乃澄心堂遺物唯有新色鮮明過之今世

紙多出南方如烏田古田由拳温州惠州皆知名擬之績溪曾不得及其門牆耳婺源石研有羅紋金星蛾眉角浪松文豆斑之類其要在堅密温潤天將陰雨水脈自生至可磨墨斯可寶者黄山松煤至精者造墨可比李庭珪然匠者多貧人於以求利故不逮也近有道人自能燒烟遺令就黄山取煤必得佳者歙州此三物奇絶唯好事以厚資可致之若臨以官勢莫能至也

李隩下於績溪而優於由拳與烏田相埒循州藤紙微

精細而差黄他處以竹筋不足道房用之筆果可用鋒齊勁健今世筆例皆鋒長難使比至鋒鋭少損已秃不中使矣

余收歙州父子四世五人墨超自易水來江南為歙人超之子庭珪珪弟庭寛寛子承晏晏子文用用之後墨無傳焉有孫惟慶今為墨務官李氏墨超始知名珪或為邽與寛最精好承晏而下不能用家法無足取者世之好奇者多借庭珪姓名模倣形制以造之有至好者

苟非素蓄之家不能辨之備條數等傳諸雅尚之士或有未見他日續其後
墨貴老久而膠盡也故以古為稱世以歙州李庭珪為第一易水張遇為第二珪復有二品龍之雙脊者為上一脊次之遇亦二品易水貢墨為上供堂次之近世兖州陳朗亦為精庭珪弟庭寛子承晏晏子文用皆能世業然差不逮也近輒絶無有也
世有王君得墨易水張遇歙州李庭珪庭寛承晏文用

又有柴珣朱君德小墨皆唐末五代以來知名者然人間少得之皆出上方或有得者是為家寳也

李庭珪墨為天下第一品祥符治昭應用為染飾今人間所有皆其時餘物也其族庭寛寛之子文用亦造墨較之其祖莫能及也過睢陽倅車李侯言有庭寛墨遂得之李氏墨余得其三世者可謂富矣

新安所作墨甚佳然其名印以庭為廷非是又肌理不細椎練不熟使墨工得一見之為語其未至必能少進

其埶南方蒸濕古墨尚覺有潤況其新者宜以漆匣密
藏之入秋冬間可用耳
欲求李庭珪墨終難得或庭寬承晏文用皆其家法易
水張遇亦為精好然庭珪圓墨殊未覯矣
近得歙烟令造墨便有李庭珪風采不為浮光乃知木
性隨其地土所異予嘗有辨信不誣矣
昔年洛下為留守推官事宋公見遺李庭珪墨自爾書
笥中稍或益之漸至知墨墨之說尤為精微唐彥猷殊

通此理沈立之見示盤溪木瓶置水則碧色宜墨予按廣韻棼㮂木可以漬水蓋聲之誤也造墨多用秦皮亦此類今日微雨差涼晝出研墨以觀之京居少暇被疾在告因及之

唐彥猷作紅絲石硯自第為天下第一黜端巖而下之論者深愛端巖莫肯從其說予嘗求其所以勝之理曰墨黒物也施於紫石則昧暧不明在紅黄自現其色一也研墨如漆石有脂脈助墨光二也研必用水雖先飲

之何研之差故為天下第一東州可謂多奇石紅絲黑角黃玉褐色凡四種皆可作研而黑角尤精出於近日極有佳趣端巖龍尾不得獨步於當世其理然耶

東州可謂多奇石自紅絲出其後有鵲金黑玉研最為佳物新得黃玉硯正如蒸栗續又有紫金研其餘紅斑黑斑不堪作硯造茶器亦大好其下州郡未見如此奇石也東州固多奇石始得紅絲研後又得黑角研黃玉研今得褐石研黑角石尤精好如紅斑黑斑可作茶器

而不堪為研如東州豆班青角不足道也向者但知有端巖龍尾求之不已遂極品類僕之所好有異於人乎青州石末研受墨而費筆龍尾石得墨遲而久不燥羅文石起墨過龍尾端溪龍窟巖紫石又次之古瓦類石末過此無足議也

蜀牋惟白色而厚者為佳今上方有故時貢者實可愛也近歲利在薄而易售以是絶不佳此物乃可惜耳常州强武賢造粉牋殊精雖未為奇物然於當今好事亦

難得耳雲母粉不利人目用者宜審之吾甞禁所部不得輒用竹紙至於獄訟未決而案牘已零落況可存之遠久哉

研記

端州崔生之才居端㟁側家蓄石工百人歲入硯千數十年無可崔意者一旦工者於後㟁百丈阬剖石得紫龍卵其里人來觀者持羊酒賀造成研長尺廣減十之四厚重寛平開匣粹潤若有德君子上下眼各四當中

暈七重又有文表裏無有纖瑕微近手則潤澤可鄜墨
矣崔抱研輒忘寢食者久之念奇寶不可私藏誰其當
之不遠千里授使者以來遺予齋戒發封諏吉日以澄
心堂紙李庭珪墨諸葛高鼠鬚筆為之記皇祐癸巳十
二月二十八日

茶記

王家白茶聞於天下其人名大詔白茶唯一株歲可作
五七餅如五銖錢大方其盛時髙視茶山莫敢與之角

一餅直錢一千非其親故不可得也終為國家以計枯其株予過建安大詔垂涕為余言其事今年枯枿輒生一枝造成一餅小於五銖大詔越四千里特攜以來京師見予喜發顏面予之好茶固深矣而大詔不遠數千里之役其勤如此意謂非予莫之省也可憐哉乙巳初月朔日書

墨辨

曾君視予墨一九其面文曰新安上色香墨幕音漫闕曰

歙州李庭珪肌理光膩與今之李庭珪墨形模不類也其名字不同邽珪不同形制復異謂之眞庭珪墨其可乎然李超與其子庭珪唐末自易水度江至歙州地多美松因而留居遂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超墨世不復傳某嘗侍仁宗羣玉宴輒賜得之其面文新安香墨其幕歙州李超造與今所覩形制切相類也予謂超與珪始至新安各出姓名尚用邽字超死而珪業益精面有龍紋而其名亦用邽者乃知名字不同形制有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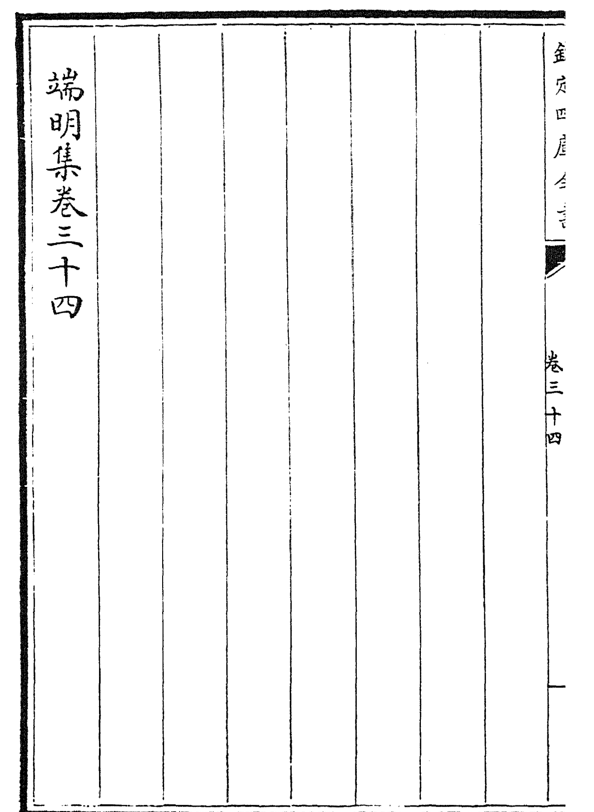
者作之有先後也或曰何以決知之曰類其父超也蓄藏於中數十百年非偽効也予既辨之而墨遂歸吾家墨哉可無恨矣書其說以贈曾君或墨之思攬予說可以少解嘉祐八年癸卯九月二十八日莆陽蔡某記

芝草述

福州連江縣寧善鄉崇德里保福院産芝一本四月八日癸未令朱定得之詣府質黑而堅葉如側荷其上又出一本離為六莖枝柯聳密中有連理末如燕尾而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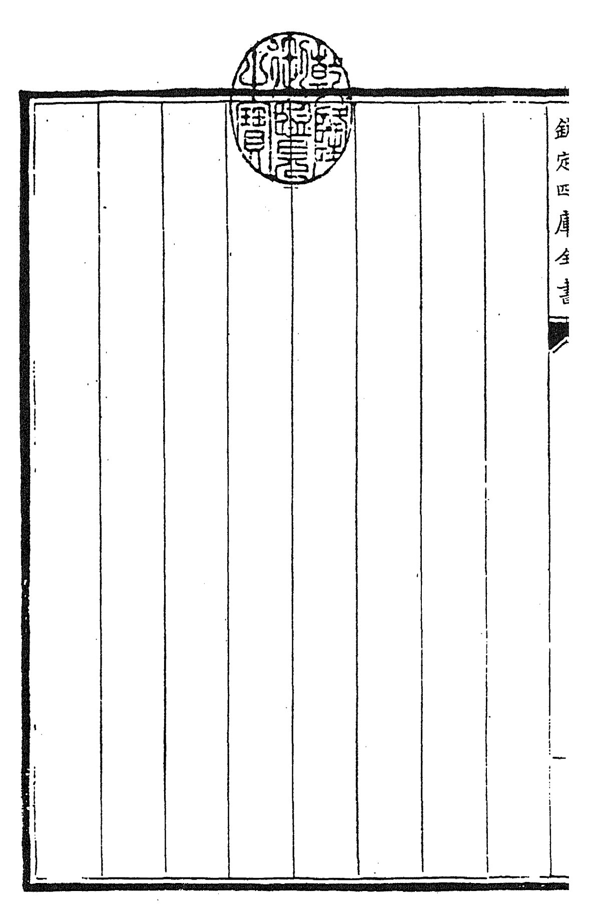
藏之高可尺許世傳古篆芝字皆枝葉扶疎豈古人象形而作乎而漢齋房歌曰九莖連葉玄氣之精正謂玄芝而有九莖與葉連也芝之為物在處有之大較形類苗檽音軟近無是比儻或有焉而予未之見也故特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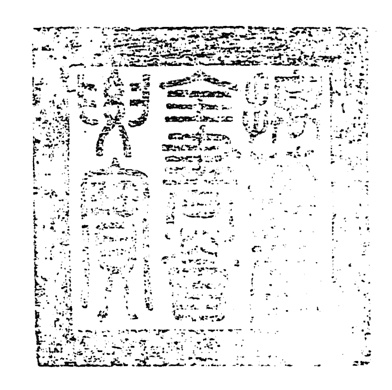
樞密直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軍州事蔡某題



端明集卷三十四

謹案卷三十三第十二頁後二行人之所以異於
萬物也者刋本萬訛天據别本改
卷三十四第十八頁前八行唯有新色鮮明過之
刋本色訛也據别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吴　俊

謄録舉人臣鰲　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端明集卷三十五至三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端明集卷三十五

宋 蔡襄 撰

茶録

序

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於烹試曾未有聞臣輒條

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録伏惟清閒之宴或賜觀采臣不勝惶懼榮幸之至謹叙

上篇論茶

色

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去聲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異善别茶者正如相工之視人氣色也隱然察之於内以肉理潤者為上既已末之黄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鮮明故建安人鬭試以青白勝黄白

香

茶有眞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眞若烹點之際又雜珍果香草其奪益甚正當不用

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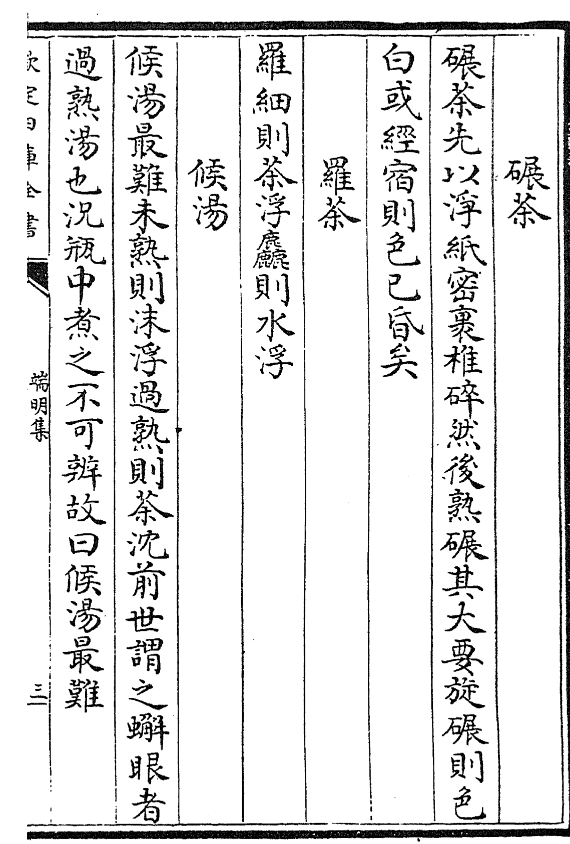
茶味主於甘滑唯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作色味皆重莫能及也又有水泉不甘能損茶味前世之論水品者以此

藏茶

茶宜蒻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濕冷故收藏之家以蒻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體溫溫以禦濕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

炙茶

茶或經年則香色味皆陳於淨器中以沸湯漬之刮去膏油一兩重乃止以鈐箝之微火炙乾然後碎碾若當年新茶則不用此說



碾茶

碾茶先以淨紙密裹椎碎然後熟碾其大要旋碾則色白或經宿則色已昏矣

羅茶

羅細則茶浮麤則水浮

候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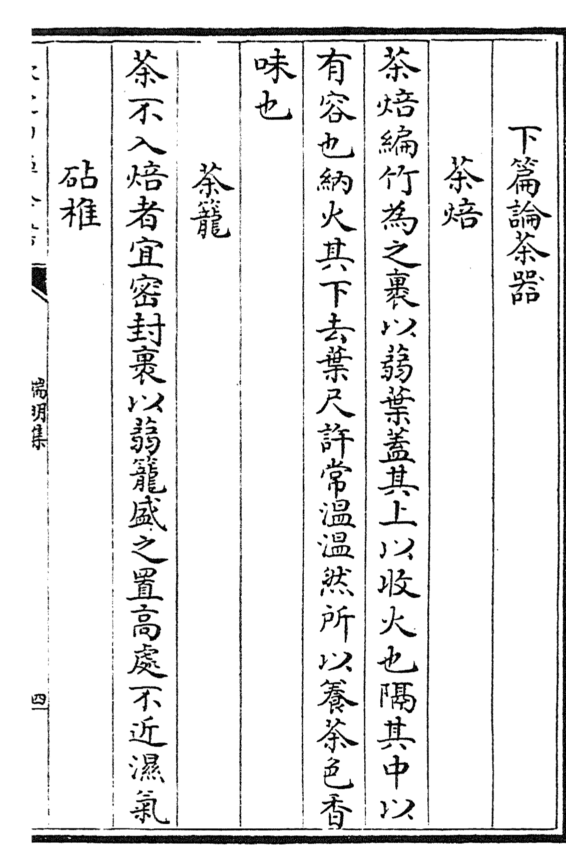
候湯最難未熟則沫浮過熟則茶沈前世謂之蠏眼者過熟湯也況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湯最難

熁盞

凡欲點茶先須熁盞令熱冷則茶不浮

點茶

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建人謂之雲脚粥面鈔茶一錢匕先注湯調令極勻又添注之環回擊拂湯上盞可四分則止眡其面色鮮明著盞無水痕為絶佳建安鬭試以水痕先者為負耐久者為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



下篇論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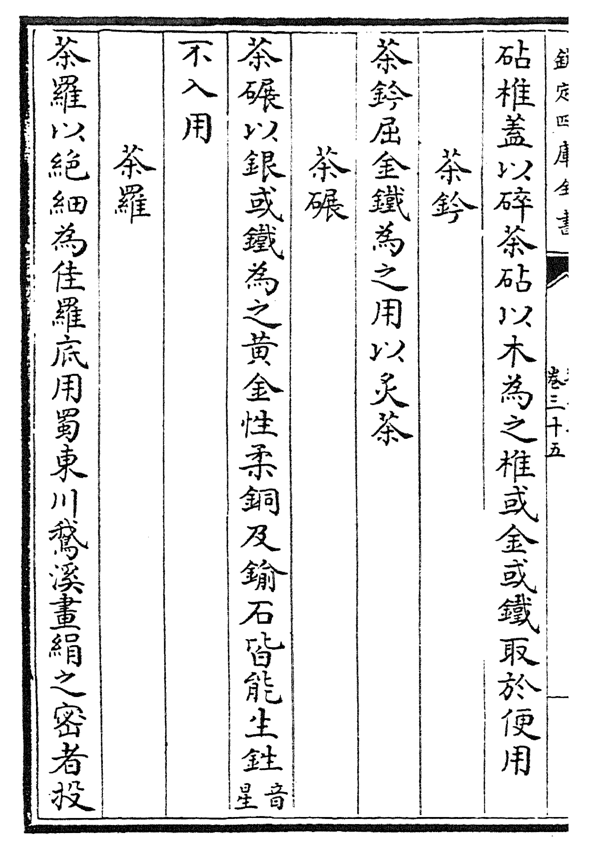
茶焙

茶焙編竹為之裹以蒻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常温温然所以養茶色香味也

茶籠

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蒻籠盛之置高處不近濕氣

砧椎



砧椎蓋以碎茶砧以木為之椎或金或鐵取於便用

茶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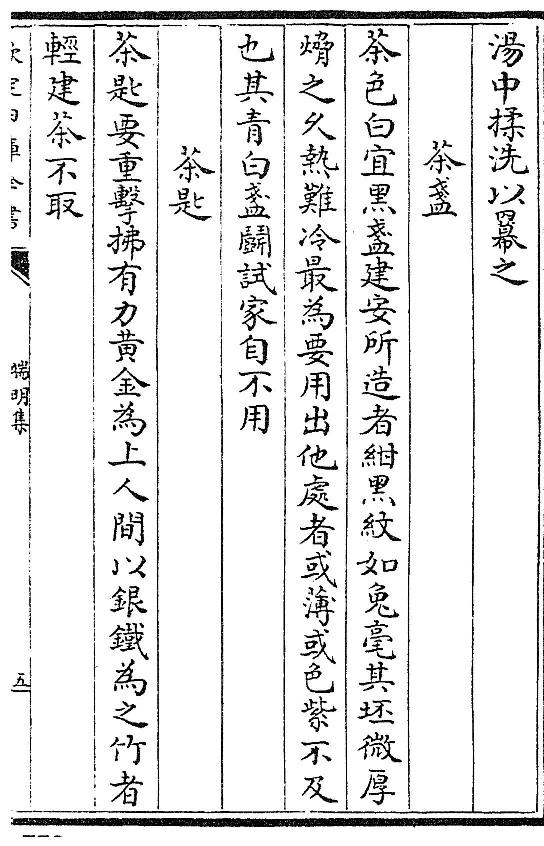
茶鈐屈金鐵為之用以炙茶

茶碾

茶碾以銀或鐵為之黄金性柔銅及鍮石皆能生鉎音星不入用

茶羅

茶羅以絶細為佳羅底用蜀東川鵞溪畫絹之密者投



湯中揉洗以冪之

茶盞

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不及也其青白盞鬬試家自不用

茶匙

茶匙要重擊拂有力黄金為上人間以銀鐵為之竹者輕建茶不取

湯瓶

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準黄金為上人間以銀鐵或甆石為之

後序

臣皇祐中脩起居注奏事仁宗皇帝屢承天問以建安貢茶并所以試茶之狀臣謂論茶雖禁中語無事於密造茶録二篇上進後知福州為掌書記竊去藏稾不復能記知懐安縣樊紀購得之遂以刋勒行於好事者然多

舛謬臣追念先帝顧遇之恩攬本流涕輒加正定書之於石以永其傳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三司使給事中臣蔡某謹記

荔枝譜

第一

荔枝之於天下唯閩粤南粤巴蜀有之漢初南粤王尉佗以之備方物於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上林云雜遝離支蓋夸言之無有是也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支

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蟲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魏文帝有西域蒲萄之比世譏其謬論豈當時南北斷隔所擬出於傳聞耶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時之詞人多所稱詠張九齡賦之以託意白居易刺忠州既形於詩又圖而序之雖髣髴顏色而甘滋之勝莫能著也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於巴蜀雖曰鮮獻而傳置之速腐爛之餘色香味之存者亾幾矣是生荔枝中國未始見之

也九齡居易雖見新實驗今之廣南州郡與夔梓之間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二人者亦未始遇夫真茘枝者也閩中唯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興化軍最為奇特泉漳時亦知名列品雖高而寂寥無紀將尤異之物昔所未有乎蓋亦有之而未始遇乎今也予家莆陽再臨泉福二郡十年往還道由鄉國每得其尤者命工寫生稡集既多因而題目以為倡始夫以一木之實生於海瀕嵒險之遠而

能名徹上京外被夷狄重於當世是亦有足貴者其於果品卓然第一然性畏高寒不堪移植而又道理遼遠曾不得班於盧橘江橙之右少發光采此其所以為之嘆惜而不可不述也

第二

興化軍風俗園池勝處唯種荔枝當其熟時雖有他果不復見省尤重陳紫富室大家歲或不嘗雖别品千計不為滿意陳氏欲採摘必先閉戶隅牆入錢度音鐸錢與

之得者自以為幸不敢較其直之多少也今列陳紫之所長以例衆品其樹晚熟其實廣上而圓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氣清遠色澤鮮紫殻薄而平瓤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似丁香母剥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其味之至不可得而狀也茘枝以甘為味雖百千樹莫有同者過甘與淡失味之中唯有陳紫之於色香味自拔其類此所以為天下第一也凡茘皮膜形色一有類陳紫則已為中品若夫厚皮尖刺肌理黄色附核而赤食

之有查食已而澁雖無酢味自亦下等矣

第三

福州種植最多延施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處一家之有至於萬株城中越山當州署之北鬱爲林麓暑雨初霽晚日照曜絳囊翠葉鮮明掩映數里之間熀如星火非名畫之可得而精思之可述觀覽之勝無與爲比初著花時商人計林斷之以立券若後豐寡商人知之不計美惡悉爲紅鹽去聲者水浮陸轉以入京師外至北戎

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琉球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疇之故商人販益廣而鄉人種益多一歲之出不知幾千萬億而鄉人得飫食者蓋鮮矣以其斷林鬻之也品目至衆唯江家綠為州之第一

第四

荔枝食之有益於人列仙傳稱有食其華實為荔支仙人本草亦列其功葛洪云蠲渴補髓所以唐羌疏曰未必延年益壽蓋云雖有其傳豈果能哉亦諫止之詞也

或以其性熱人有日噉千顆未嘗為疾即少覺熱以蜜漿解之其木堅理難老今有三百歲者枝葉繁茂生結不息此亦其驗也

第五

初種畏寒方五七年深冬覆之以護霜霰福州之西三舍曰水口地少加寒已不可植大略其花春生簇簇然白色其實多少在風雨時與不時也有間歲生者謂之歇枝有仍歲生者半生半歇也春花之際傍生新葉其

色紅白六七月時色已變綠此明年開花者也今年實者明年歇枝也最忌麝香或過之花實盡落其熟未更採摘虫鳥皆不敢近或已取之蝙蝠蜂蟻爭來蠹食園家有名樹旁植四柱小樓夜棲其上以警盜者又破竹五七尺搖之答答然以逐蝙蝠之屬

第六

紅鹽去聲之法民間以鹽梅鹵浸佛桑花為紅漿投荔支漬之暴乾色紅味甘酸可三四年不蟲去聲脩貢與商人

皆便之然絶無正味白曬者正爾烈日乾之以核堅為止蓄之甕中密封百日謂之出汗去上聲汗耐久不然踰歲壞矣福州舊貢紅鹽蜜煎二種慶厯初太官問歲進之狀知州事沈邈以道逺不可致減紅鹽之數而增白曬者兼令漳泉二郡亦均貢焉蜜煎剝生荔枝笮出其漿然後蜜煮之予前知福州用曬及半乾者為煎色黄白而味美可愛其費荔枝減常歲十之六七然脩貢者皆取於民後之主吏利其多取以責賂曬煎之法不可

行矣

第七 陳紫已下十二品有等次 虎皮已下二十品無等次

陳紫因治居第平窊坎而樹之或云厥土肥沃之致今傳其種子者皆擇善壤終莫能及是亦賦生之異也

江綠大較類陳紫而差大獨香薄而味少淡故以次之

其樹已賣葉氏而民間猶以為江家綠云

方家紅可徑二寸色味俱美言荔枝之大者皆莫敢擬

歲生一二百顆人罕得之方氏子名蓁今為大理寺丞

游家紫出名十年種自陳紫實大過之

小陳紫其樹去陳紫數十步初一家并種之及其成也差小又時有穪核者因而得名其家别居二紫亦分屬東西陳焉

宋公荔枝樹極高大實如陳紫而小甘美無異或云陳紫種出宋氏世傳其樹已三百歲舊屬王氏黄巢兵過欲斧薪之王氏媪抱樹號泣求與樹偕死賊憐之不伐宋公名鍼公者老人之稱年餘八十子孫皆仕宦

藍家紅泉州為第一藍氏兄弟圭為太常博士丞為尚書都官員外郎

周家紅獨立興化軍三十年後生益奇聲名乃損然亦不失為上等

何家紅出漳州何氏世為牙校嘗有郡將全樹買之樹在舍後將熟其子日領卒數十人穿其堂房乃至樹所其來無時舉家伏藏欲即伐去而不忍今猶存焉

法石白出泉州法石院色青白其大次於藍家紅緑核

頗類江綠色丹而小茘支皆紫核此以綠見異出福州

圓丁香丁香茘支皆旁去聲蔕大而下鋭此種體圓與味皆勝

虎皮者紅色絶大繞腹有青紋正類虎斑嘗於福州東山大乘寺見之不知其出處

牛心者以狀言之長二寸餘皮厚肉澁福州唯有一株每歲貢乾茘枝皆調於民主吏常以牛心爲凖民倍直購之以輸予嘗黜而不用

玳瑁紅荔支上有黑點疏密如玳瑁斑福州城東有之
硫黄顔色正黄而刺微紅亦小荔支以色名之也
朱柿色如柿紅而扁大亦云朴柿出福州
蒲桃荔支穗生一朶至一二百顆將熟多破裂凡荔支每顆一梗長三五寸附於枝此等附枝而生樂天所謂朶如蒲桃者正謂是也其品殊下
蚶殻者殻為深渠如瓦屋焉
龍牙者荔枝之變怪者其殻紅可長三四寸彎曲如爪

牙而無鬣核全樹忽變非常有也興化軍轉運司廳事之西嘗見之

水荔枝漿多而淡食之蠲渴荔枝宜依山或平陸有近水田者清泉流溉其味遂爾出興化軍

蜜荔枝純甘如蜜是謂過甘失味之中

丁香荔枝核如小丁香樹病或有之亦謂之焦核皆小實也

大丁香出福州天慶觀厚殼紫色鬣多而味微澁

雙髻小荔枝每朶數十皆並蔕雙頭因以目之

真珠剖之純瓤圓白如珠荔枝之小者止於此

十八娘荔枝色深紅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其冢在城東報國院冢旁猶有此樹云

將軍荔枝五代間有為此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號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出福州

釵頭顆紅而小可間婦人女子簪翹之側故特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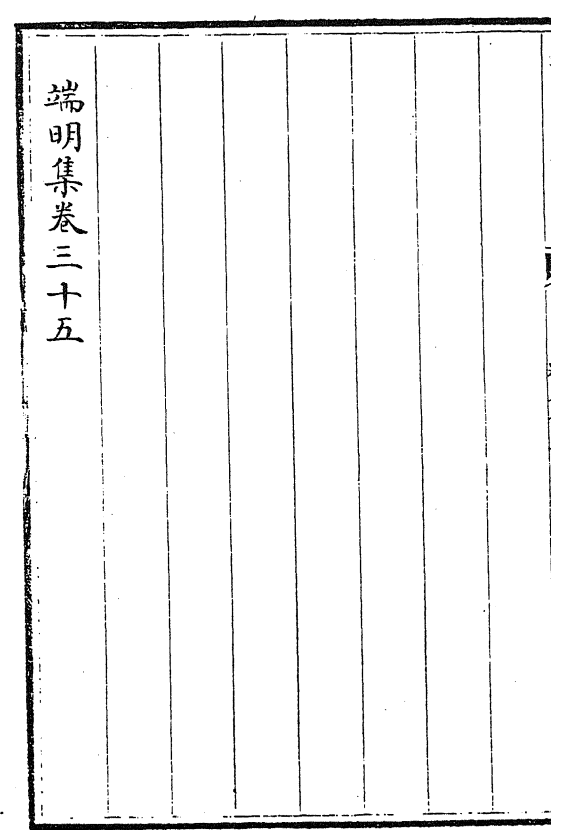
粉紅者荔枝多深紅而色淺者為異謂如傅朱粉之飾故曰粉紅

中元紅荔枝將絶纔熟以晚重於時予嘗七月二十四日得之

火山本出廣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穗生梗如枇杷閩中近亦有之山在梧州

右三十二品言姓氏尤其著者也言州郡記其所出也不言姓氏州郡四郡或皆有也嘉祐四年歲次己亥秋

八月二十日莆陽蔡某述



端明集卷三十五

端明集卷三十六

宋 蔡襄 撰

哀詞

長子將作監主簿哀詞

至和二年予出知泉州侍親南歸六月十五日至雍丘長子匀感疾又明日至宋都二十二日逝去某年十八為將作監主簿孝悌好學予心悲哀詞以悼之

出國門而東行兮乘隋渠之飛流甫百里之畿邑兮將適攬於林丘忽長子之感疾兮畏藥石之難求一日數舍以息乎宋都兮旦暮冀其有瘳陰陽隔并而結固兮越七日氣薄而汗收曾言語精爽之不昧兮奄然逝去而難留豈不念親愛之歡好兮猶焉往乎窮幽慈母號嗷而屢絶兮少婦無依而寃愁觸百端而興慨兮怦乎于心之危而莫投長風吹沙兮浩浩白日照水兮悠悠燈青熒兮夜永彌想像兮沉憂嗟予百年付託之重兮

何爲一慟而休資性孝悌而沈厚兮謂大吾門者必汝之由神理莽蕩莫可訊詰兮曷與善而爲仇豈良醫不偶而横夭兮抑天命已決乎短脩大化運轉而無極兮雖彭殤等乎蜉蝣惟故物之存在兮獨超解而逺遊魂之去兮侶倀誰復魂之來兮哭臨盈舟耳目怳接其聲容兮考眞實兮則不愛念中來兮不可以理遣自古皆爾兮不可以智謀終焉莫之見兮已矣撫棺永訣兮千秋



又

謂逝者爲無知兮夢寐笑言如平生時謂逝者爲有知兮親愛號絶盡歸乎來謂遊魂爲變兮一氣聚散泯然無知謂明神不滅兮庶類回環誰其自持謂死爲樂兮死者自樂生者自悲謂物皆有數兮化鈞播授大小隨宜嗟稽考之無端兮在聖人猶曰焉知極愛非中兮絶愛非道死生循環兮經言是考奄速所遭兮分而非召善不必壽兮惡不必夭逸驥萬里兮不跬而旋良木千

尋兮不咫而顛人誰痛廻兮不歸之天永呼大叫兮曾不加憐悵隔絶兮一息慘悲哀兮窮年

又

淮水漠漠兮淮山青青晝夜索索兮夜雨冥冥叢雲聳湧兮虹橫容樹蓊鬱兮蟬鳴昔之北向兮與汝皆行今也南歸兮汝夭其生笑言粲粲兮哭聲風骨嵒嵒兮神靈忽不見兮歸予汝迎來無期兮孰知我情雲爲車兮風爲馬天無垠兮日西下旦出遊遨兮夕還其宮先後

走趨兮儼以雍容潔鮮兮衣裳芬芳兮肴漿曷不御兮不嘗吁柰何兮悲傷

祭文

祭河南主簿張正夫文

謹以薄奠致祭正夫之靈夫安仁義而遺勢利其特立君子乎君子之爲無所譏道焉唯仁義勢利雜然其中予於所嚮之厚以觀其終正夫樂聞仁義之説所嚮雖厚而天奪之年予不得觀其終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弟文

專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弟開封府太康主簿七郎君山之靈嗚呼吾至家始五日得汝訃音以六月七日感疾終于官哀苦號呌驚迷失次反覆思慮汝之行於父母孝謹於兄弟友悌於當官涖事公廉無私事細大莫不盡其心焉天鑒孔邇汝不應不壽而少亡豈赴告之者謬也發書尋繹皆姪綦與蔣生手疏日月苦疾終始無一謬者嗚呼汝其死矣吾聞死而復生者若秦

之謀人石勒之子是也猶幸其非望又涉旬月無有來問嗚呼汝不復生矣汝之永訣矣二親垂老早暮涕泣望祭千里之外汝之妻孥必歸江南旅厝異鄉不獨生者悲慟使死者爲有知銜恨九泉終古無已嗚呼哀哉吾自五歲與汝從學及吾年十五再就鄉舉汝時十三蓋亦與焉衆所指目期必遠到其後三年與汝北遊京師吾先得官爲臨漳從事及罷歸汝後登第還家駢首拜慶鄉閭榮之吾佐西都留守幕府汝時選注太康西

來過我留遊久之去年吾忝對讐麗名書府汝以畿縣
繼來相見今年夏四月吾謁告歸覲别汝於國門之外
誰謂此别爲生死之别嗚呼哀哉疾不臨藥死不親歛
殯不拊棺吾恨如何汝即死寧無一言以别我乎豈赴
告者忍不書也將疾力而不暇及耶其亦忘我於無言
耶吾於汝愛爲兄弟而學業爲朋友每聚議通夕若出
入經史記傳浩博貫穿吾不在汝右逮根諸理論吾或
有先焉汝有遺文吾當録次以傳于後汝子猶吾子也

教朂養育待其成人扶持汝歸以葬吾土則吾志足矣嗚呼哀哉吾材與藝下汝遠甚覬汝光顯以大吾門今也亡矣吾力薄而倚重思此益悲平居議論當世得失卓然期有發于人者今豈復能力於是哉聖人推天引神以錫福降殃於善惡而作民監至於善不及福而惡不及殃學者惑之然則賢而夭孰謂其不壽也惡而壽孰謂其不夭也君子之論人也在賢與不賢耳不繫其壽且夭也汝之行之學之文雖不克壽吾謂之壽也夫

何恨哉獨手足之念無所窮極古有達觀之士一死生而超乎無有用是決滅情愛吾不忍爲也嗚呼哀哉語言嘻嘻寂而不聞肴漿陳前不食不飲魂兮何之其無知乎吾徒自苦耳其有知乎吾知汝之悲與吾均矣伏紙顛倒所懐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比部文

自其行服退居里門歲時書問詞意敦勤今君順化聞信悽傾其也法不往弔言實無文猶憑薄奠遠感英魂

尚饗

祭蘇子美文

謹以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子美之靈世之推天者謂仁賢宜壽而暴賊宜夭苟反於是禍福之應則為無有子美之亡悼惜者多而或歸天咎大造鈞施授受小大兮孰為薄厚謂仁而賢行已適中兮自期不朽豈校歲年龜蛇木石兮如是遠久嗟嗟子美其中則豐兮其外則屯文詞涵浩海湧天旋兮莫見涯垠動作流行麒麟

鳳凰兮指目於人下視世俗可嘔而嗜兮可悦而嚬衆力一舉譁言一發兮羅致以文用是以困垂尾不掉兮尺澤之漬世之所嗟年不克永兮志不克伸行信於友言行於後兮斯其不泯平昔子居吳余守於閩兮相去無幾音問之來放意自虞兮窮通一指慶歷之末余罹大禍兮退伏田里子以書詞慰唁諄諄兮無或喪死曾不隔日聞子信音兮痛徹肝髓禮法之制不行弔問兮哀傷而已今也吉服道出吳門兮予殯於此有觴列前

曾不食飲兮非平生比眉面笑言或髣髴兮子其降止予年四十髮白生顛兮朋友雕離人豈不多知我則少兮予獨何之殁者已矣生者浮游兮誰樂誰悲神乎來哉薦以達哀兮侑之以詞尚饗

祭范侍郎文

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侍郎高平公之靈嗚呼生死聚散物理之宜何公之亡賢愚涕洟人幸公年非有愛私幸公復用庶幾有利於時嗚呼使

公且存而復用終有爲乎其無有也在天聖中公當言
責時士大夫依阿孱嘿公乃言事傾動天下觸揹姦權
開道諫諍尹京之政例爲寬大借吏齒牙光飾眉面公
政清明卒以毀去羌種窺邊天兵議討公云士伍未可
即用投書叛酋語之禍福逮其款附終若前料登於政
府天子問狀公拔根株扳躡三代不爲目前苟且之計
勸農養士塞窒僥進衆訾成波擠落在外至死流離惟
道是賴大航檝維膠于泥沙涉者罔濟臨流齎嗟公甍

之初衆悼以譁市利田宅子女金犀厚味入骨老死營
持公甍之後獨無餘資君國以忠親友以義進退安危
不易其志立身大節明白如是其晚登公門嘗辱知遇
公喪在東欲弔無路陳醑以文千古斯慕尚饗

祭永嘉郡君文

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室永嘉郡君之靈惟靈出於豐
有來嬪於予能安窶貧天資令兮致養尊老躬事烹飪
無日而廢孝誠肅兮節衣推食撫育旁孤久而益勤惠

愛均兮馭下有度宜家以禮始終彌劭賢則若兮從子
小官至登近列奩服無加素約敎兮衆善脩舉壽考宜
多僅及中年奄忽化兮嗚呼哀哉姑失孝婦兮廟失芳
薦夫失良偶兮子失慈祐念生存之所立悵神理之難
究嗚呼哀哉人誰不死第有後先日累月計或促或延
萬世前觀奔湍不巳就令百年亦一息耳較量多少何
者爲是溪隂崇丘卜茲吉壤其也守符勢莫得往葬不
臨棺涕泗南望魂來歸兮安居嗟予哀之可亮尚饗

祭六監簿文

遣使以酒肉之奠告汝六郎監簿之靈嗚呼哀哉嗟予生之不厚屢遘災於予姓唯汝嶷然而遐舉逮勝衣而冠聘既授室以承事謂傳家而襲慶去年出乎宋都曾未旬而大病嗟汝母之愛慈慟哭絶而還併旦暮撫棺而不捨終相從而隕命嗚呼哀哉二旐南歸悲感行路況我天性孰云省悟吾於今年髮禿齒蠹沈憂傷人獨語誰訴望穉童之成立念衰齡之遲暮山川迴復兮故

林雲路悽慘兮歲陰幽堂既啓兮卜食惟吉宅丘之左兮慰而毋心官守之責兮葬不臨視訣汝以詞兮涕泗盈襟尚饗

祭杜祁公文

慶歷之初邊圉多事生民被害天子思得賢輔相以脩庶政於是擢公宥密公以暮年當主知遇與國謀論念其自効莫如薦引才能廼條當世士可以爲時用者數十人上之會朝廷適已拔任除目既下而公疏中姓名

往往契合有不恱公者乃訾曰上方用人而輒薦引是欲私自朋比也公不辨而求去益切既而作宰相其時爲諫官以親求郡得福州將行公又疏曰蔡某願少留之不宜令遠去公之同列曰彼求外補而復留之豈非朋比耶未幾公罷相知兖州遂請老以歸天乎思之遣使存問當時指以朋比者不數年列臺閣參侍從天下之論益知公有大臣節直已狥公不恤於毁譽不移于用舍也昔公之存某未嘗以不才累公爲謝今公之薨

可無言哉嗚呼某於公門無有雅舊一見加禮公實我厚繫官南閩哀誠莫究侑奠以辭永示于後

祭王侍讀文

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侍讀原叔八丈之靈惟靈學通貫變文絡高古華林勸導獻明帝所禁密顧問闕職斯補善與物同世罔有拒當其議論乃心自處智力未究要之于夷路孰不永年公何嗇而不與孰不持秉公何後而不舉念哲人之遐躅豈外累之足數信問來門官推守

土悵天涯之弔酹異西軒之笑語曷書牘之具存終已焉其無覩巉巖巉巖商丘新阡其下一奠伸哀幽懷莫叙尚饗

祭曾奉職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奉職之靈生於世俟蚤服武冠在力可遠而失於一蹶在世可舉而留於漸磐既浮沉於海表亦逍遥於物端余昔初官際君清顔矜豪棋塞之勝寓適觴詠之歡念言始終實惟二紀曾合

有一笑之樂閒闊有尺書之委前典州符君迎我喜今茲復來遂行弔禮感游舊之彫落嘆歲華之流駃揭素旐兮悠悠出郭門兮道周瀝斗酒以伸訣君有知乎少留尚饗

祭皇考郎中文

嗣子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於皇考郎中之靈某蚤聞義訓參處近聯頊緣合食之恩均施漏泉之澤恭惟禰廟超正郎曹某被詔還京涓辰展墓肆陳寵禭痛哀

劬勞永思昊天罔有窮極尚饗

祭劉屯田文

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蒙伯屯田二兄之靈嗚呼天地之大其如傳郵乎人寓其間若行旅之奔趨相值而喜相失而吁何數十年之游從而不見於須臾我自閩來子官江涘扁舟逆我境上百里我有宿疾攜醫就治意有緩急實爲依倚我卧客舍幸子來臨笑言譬喻調護之經間隔一朝聞子被疾曾不及旬遂兹

奄忽奉書詞之委曲將永訣於幽明以愛子而見託豈薄夫之可豕哀哉材可以通事變而不施於政智可以裁幾眇而不任於時豈宰造之無意抑志念之相違前造子庭賔主之儀令也入門閨梠繐帷義雖朋友愛均兄弟哭奠一觴詞以達志尚饗

祭外甥陳法曹

專以庶羞之奠致祭殁故法曹之靈人之悲愁兮必歸於天胡畀汝材兮嗇於壽年有藴不伸兮孰知其然惟

汝少孤兮成立之難志氣高舉兮困于小官走驅嶺表兮塵土其顔誓將退耕兮何有田園嗚呼哀哉慈母之愛兮愛於汝偏婦歿於途兮旅柩未還穉兒幼女兮誰與加憐文章固有兮寂寞殘編國門之外兮曾非故阡終必南歸兮茲其少安嗚呼哀哉鞠汝誨汝兮今復收汝疾爲之醫兮歿爲之主衰年慟哭兮痛貫心膂魂魄何之兮莫知其所尚饗

祭八廷評文

以酒肉之奠告汝廷評八郎之靈天之理不可推人之事不可期嗟爾生而純明宜百其福冀爾大成以熾吾族柰何生不及壽仕不及禄作善之慶曷云反覆噫情莫若父子之親痛莫若死生之别情深痛重腸胃分裂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祭神文

鱔溪潤德靈府感應王慶歷中某爲郡守夏旱不雨民憂失業時詣廟下以山川之職致請於神五鼔東行陰

雲四起奠拜既興澍雨成潦農畝霑洽人有餘食廼新王宮以答靈貺今將卜年復興符卯某之事神不敢少怠秋田乾裂百姓聚首有望於神神其敕職活吾生齒無弃前功以貽神羞

又

某聞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泉州所部仍旱三年歲穀之入十得三四鄉無廩儲仰給海外或食草木遇病輙絶今春膏澤及時田野早種乘夏之杪彌月不雨

日赫而暵苗茂而枯其實有土既憂且懼民命近止非殍即流神乎有知其亦忍此而不恵哉守封有罪罔敢逭罰勿俾斯民罹于大患神其恤之去災爲利特顯神休

又

去月二十日詣神之宫以境内久旱有請于神仍與神約曰民命近止即七日不雨當鑰廟門以待奠獻甫終雷聲隱然停午之際陰雲四起攬轡東旋旗旆飛揚甘

澍初作山川改色大熱一去牛馬其風至于信宿野有羨流已甍之苗根株茂遂垂殣之人歡謳踴噎唯神之意憂勤于人若是之至惟民奉神萬有千載亦罔敢怠

又

某祗臨郡治已越旬浹究民疾苦莫若秋旱不雨之急者然太守能治民而不能為雨以雨活人莫如山川之神考据典禮諏于有衆惟王其當之某謹齋戒請王之宮為民禱請若一日二日七日霑足封境太守率官屬

集鄉社簫鼓牲酒顯王之休若言而神不歆旱甚而雨不作是太守不能事神而神不能愛民慚羞不職與神共之

又

春秋傳曰乞者重辭也故君子恥之某至郡二十日田野乾燥稼穡失望百姓憂愁有乞憐之色諏詰王宫歷懇載詞以達神聽唯神昭恤庶民敷厥厚澤薨者暢茂憂者懽怡神能愛人救其饑乏之某事神以禮雖重私行

而不愧也治牲羊薦酒醴管簫歌舞從其風俗王其歆之唯神於禮法不録太守於禮不應私祀以請然而民人有言闕　神而靈請而闕　猶且甘心闕　其闕乎

又

去年夏旱萁惟民之恤不敢以禮自束輒造神所少選雨作既而霑足遂謀新宮以荅神貺太守不德天復降旱噺羞强顏復有所請若夫雷雨之施其不救以活猶太守之知神靈而不屈以請其可謂仁乎夫守神之道

始異而終通其爲天子之守臣而神爲吾之守神若夫
邦教之通塞民政之能否其之職也風雨愆和疾癘彌
作神則爲之此所以異也若守臣悉心以治而神不弭
災以福民庇休神享明祀豈不謂通乎

端明集卷三十六

端明集卷三十七

宋 蔡襄 撰

神道碑

光禄少卿方公神道碑

方姓周方叔之後東漢紘避地丹陽因居歙縣世為豪長唐泉州刺史取述者紘之苗裔歙睦最近公之六世祖唐季之亂由睦州徙家泉州興化縣曽祖諱京仕偽唐為清源長史祖諱守裡漳州漳浦縣主簿

有詩三百篇曰仙巖集父諱鼎太平興國初陳忠順王以其地歸朝廷即泉之莆田立興化軍又徙為莆田人累贈工部侍郎公諱偕字齊古少聰警十四能為文詞薛公奎知縣事公以文見薛意其少年倩詞於人延坐令作賦一篇立就薛公器其遠至二十進士及第授温州軍事推官校其州之進士州守以容不私託公曰貢舉無容私出之守導容訴于監司覆校不私守以是免罷歲大饑民有欲隷官軍以就廩

食而兵有定數呂公夷簡為提點刑獄公白之曰溫民饑且死勢將聚而為盜豈若署壯强以尺籍且消患於未萌而公私交利乎呂即移文於州縣點七千人再調漣水軍判官部有浮屠人曰婁道者能以術却寒暑驚眩民俗所至受施金繒無量其徒以高貲為姦橫公密捕一夕輒病死没入其財而逐其黨轉運使梁楚聞公材能每委以難事因而保薦代還吏部銓將上舉者姓名或諭公曰保章固多宜置梁楚

宰相之所甚惡者公曰梁知我者偉遷而置之吾不為也及績最上中書丁謂果沒之又爲汀州軍事判官唐公肅使福建建之建安訟日數十百命公權涖旬月之間至於閒靜縣莞茶山先社集民數千譟山谷中助達陽氣以發茶名公曰害吾農時而作無益耶是歲不用後亦遂止丁侍郎憂去官外除改著作佐郎知福之福清吏質衣以自給人至今頌之徙監南劍州石牌場月入白金三萬兩就遷祕書丞久之徙知資州資陽縣

遷太常博士未行喪太夫人行服景祐二年遷尚書屯
田員外郎御史中丞杜公衍判審官院與公無雅故因
視閥閱曰唐公高潔於人少可今力慰薦如此子之才
行可知已會被詔舉屬官即已公殿中侍御史朝廷以
實無資歷不如詔又請御史裏行其官久廢罷之杜公
奏曰臣所知者無如方某即不如例願令他官舉薦於
是除推直官雷孝傑知代州貪贓不法屢鞫失實公馳
驛往劾即正其罪還見賜緋衣銀魚澧州逃卒從民李

某就傭而歎其直遂誣其家事摩駞神歲殺十二人以祭州捕其族三百人荐棘於州門獄久不決詔遣治之公詰之曰必得被殺者主名乃疏其姓氏鄉縣移問所疏或存或亡悉有根柢無見殺者告者伏法御史知雜事罷公籍薦爲殿中侍御史裏行二年即真命又遷侍御史使南都降慮獄因時鴻慶宮災將議脩復公引漢唐罷原廟故事疏勿復治以答天戒元昊叛邊寇塞門寨鄜延路副都部署趙振閉城不救塞門没賊大帥言

振畏懦當寘於法公將命按問振以逗撓其當弃市公入爲上言振兵衆寡不敵出亦爲餌矣振得不死流竄改開封府判官時西兵未解軍資百出取辦臨時民苦不聊朝廷遣使四出以安撫之公往江南東西陛辭之日曰民所甚急者行而後奏事大而緩者請以須報庶乎惠澤速逮於下也比至去貪暴薦循良數十人平寃死決滯訟威動所部先時轉運使第民産高下給以乳香令其輸絹民輸之絹而吏奪其香率空手去三司出

綿綺之類下州郡鬻之促期斂錢而帛無所用公一切罷絶而上其爲害之狀轉運使坐免其恤民疾宣風旨率多此類入爲三司判官使契丹復命拜兵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賜金紫糾大臣之不循禮法者數人九十六日擢副三司度支是時江淮發運使與諸路轉運使事皆違異歲漕闕其舊常除公天章閣待制充使江淮東南乃辦發運以近侍處之自公始也移知杭州杭於吳最爲繁穰公時與賓從載酒殽鳴絲管

周遊湖山之間牒訟至前談笑遣之若無可爲治者二年未嘗有留獄遷刑部郎中以疾得太常少卿分司西京祀明堂恩爲光禄卿歸休里閈至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終于家年六十四詔中使賵贈明年正月八日葬侯官村之靈隱山公嚴明潔廉察民情數民事尤劇益以精敏其下少欺必擿之惕惕畏伏在三司開封每議刑平獄鈎簿領通財利率有條理後以爲法性樂人善汲引後進常若不及生平所任保二百餘人多顯達者

尤善飲酒遇酒聰明過於常時知福清吏乘醉白事明日覆之吏隱其一公曰有某事在吏叩頭謝使契丹其主酌大金瓢屬之曰此所以侑勸也公不辭酌之契丹大驚喜遺以名馬號其器爲方家瓢云母王氏贈太原郡太君妻陳氏封安定郡君故祕書丞諱靖之孫女也子四人浹漳州長泰令洽守將作監主簿早亡沃太常寺太祝澤郊祀掌坐女七人適劉孝先陳勵王拱並進士宣州涇縣尉鄭伯齊福州連江縣尉李昭文二人尚

幼浹既克葬乃以書載公之官籍拜除卒葬之歲月請於某曰先君之於法有碑其文將誰託乎某謹序而銘之曰

任職於朝志不上屈作政于藩勢必已出臨劇以簡明謹惟刑爲利以寛矜恤惟民要望是更法從之聯何命之嗇疾其末年壽兮必終德則滋久銘以著之唯公之有

墓誌

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誌

胡氏世居長安詢爲唐兵部尚書其孫翻因亂留蜀爲僞蜀陵州刺史蜀平歸京師終衛尉卿於君爲曾祖生泰州司寇參軍諱脩巳卒葬海陵司寇生寧海軍節度推官諱訥贈太子中允博學善屬文呂文靖公夷簡嘗薦其書備修國史君其長子也諱瑗字翼之少有氣節顓意經學兼通律呂之法力貧以撫兄弟之孤愛義良厚景祐中范文正公仲淹上言君知古樂召見論樂拜

試祕書省校書郎康定初元昊寇邊陜西帥以辟爲丹州推官後移宻州觀察推官丁父憂舉其族之亡於逺者九喪歸葬服除遷保寧軍節度推官治湖州州學又召教授諸王宫病家辭免遂以太子中舍致仕泛恩改殿中丞驛召會祕閣議樂除大理評事兼太常主簿尋復解罷歲餘授光禄寺丞國子監直講仍與議樂樂成改大理寺丞賜緋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既而疾不能朝拜太常博士還官政從其子志康

杭州節度推官以就養四年六月六日終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明年十月五日葬於湖州烏程何山之原母隨氏贈京兆縣太君娶王氏封長安縣君有子三人志康進士及第志寧志正皆力學長女婚大理寺丞滕希魯次進士王伯起季女尚幼孫守約君孤進所立不恤權貴義以自信本朝承周用樂其聲髙不合中和太祖皇帝甞詔下一律而未遑制作天子知樂命李照等修之君初得對崇政廷辨照等所修樂非是詔令改作未

幾報罷及會祕閣議按周禮以正鐘律用上黨秬黍列為九等粲其中者為尺尺定而律成驗之比舊下一律於是黴前樂而新之天子臨紫宸鐘磬在廷天子曰學者能通典故而不能知聲工者習其聲之傳而不知制器之理斯雖能也先有議鑄鐘當有大小今與黄鐘一之非古制乃用倍半之法作應鐘至是鐘成特小小者不堪備宮縣諸儒侍從無異議者天子可之用於郊廟又令作皇祐新樂圖記布之天下蓋積二十年而後成其

閭同議論皆貴官老儒相抵止者豈一二哉然君未始

恤之也尤患隋唐已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苟趨祿

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

服終日以見諸生設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

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巳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

括劘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説敦尚行實

後爲大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軍居署以廣

之五經異論弟子記之自爲胡氏口義侍邇英講不以

諱忌為避既疾上數遣中貴人就問安否蓋亦有所待矣比去京諸生詣闕下乞留者累日公卿祖送都門甚盛莫不惜其行也君雖老於訓導在丹州實與帥府事建議更陳法治兵器開廢地為營田募土人為兵給錢使自市勁馬漸以代東兵之不任戰者雖軍校蕃酋亭障廝役以事見輙飲之酒訪被邊利害以資帥府府多武人初謂君徒能知古書耳既覿君之所為不以異已文翁然稱之君雋材而行篤卒艱勤以殁所著資聖集

十五卷藏於家嗟乎士之有志於道以身法世莫不欲致之於用推之於遠然才德之士多亦蹇軋難通豈不有命乎君不鄙小官進不及用功於誨人其施博矣晚乃得侍天子左右若將有爲輙病以廢豈人事也哉謹誌

墓表

尚書虞部員外郎尹公墓表

公諱仲宣咸平三年明經登第歴梓州銅山鳳翔麟遊

二簿調永興司理參軍又爲潞州襄垣主簿遷汝州梁縣懷州武陟二令又遷蜀州軍判官薦公之行能於朝者十數人由是除大理寺丞又四遷爲尚書虞部員外郎歷知汝州葉鄭滎陽二縣又知大寧監通判華州華州由知資州最後知郢州以景祐四年三月七日卒于官春秋七十一公之爲治應事輙決未嘗迎立科指辨詞周復細民自得盡其情實然慈恕雖發見巧僞不忍置之深法所至之州若縣其人至今皆曰尹思公爲我

主曲直寧可得也其尤著明者許州進士朱公祐嘗遊資州當是時公初卒資州聞之鄽巷傳道老穉相扶攜涕泣入浮屠宫哀號弔問道交踵往來數日而後巳公祐於公父子間無平生之舊美公愛於資遂記之以傳於人曰遺愛錄云嗚呼公乎其厚德者歟古者太守刺史權大官久能以威恵滋其下故時有思者今之爲郡霑三歲輙更罷去事小大率有法令雖材者巧摘竒斷立威刑以爲强名然其居也民畏之去則已矣公平易

不設垣塹悉驅所治之民而內之俾其自安之存無能
指引一二事以稱說及其終乃懷思無窮豈非盡其中
者其迹愈隱而其感益深乎公始至鄆州以書語其子
洙曰吾州土風和民俗厚所治有池臺樹石觀遊之
美可以休吾心焉終此觀吾老矣署事始三日蚤作被
疾比呼醫至巳大劇志莫克遂可悲也已公之先世居
太原祖其贈光禄卿葬河南壽安其後子孫遂居河南
考文化仕至尚書都官郎中以才能名當時累贈刑部

侍郎母鄭氏追受德興縣太君夫人張氏壽安縣君以賢德稱於内外族前公七年卒子男源洙湘沖淑沂澄七人源洙澄皆中進士科湘以蔭補官沖淑竝早亡沂尚幼公之卒明年十一月從葬祖考之兆其孤謂其曰歐陽永叔既銘吾先君子之行藏壙中冀千萬年以永存子且無詞慰予哀乎其謹次其始末用考信於人其年十二月日刻石以表于墓下

楊公明墓表

予友楊公明景祐元年登進士第籍名下吏部銓將補官輙病其年某月日終于京師其友張平叔用浮屠法火之而歸其家以某年月日葬于阜洋之北山嗚呼人孰不貴予之禄不逮其身人孰不壽予之年止於二十有七天乎命耶予莫得而悲之惟予之志不得伸而利於人者最可悲也予幼學於鄉序及長舉進士與公明竝研席者數年公明居一室方牀環列冊書而飲食寢休於其中晝夜讀誦不休羣居談噱終日過耳若無人

笑語者於是博通經史予觀公明而自省日益脩勵即戲言小失亦媿公明之知者予之道獲益於公明也久矣間嘗語予曰今世取士失其方而仕者多所矜伐智詐以為材能位通祿厚侈心夸欲縱肆使其風流濡染於下媮靡敗爛我曹儻得志正當立誠苦節以代磨世俗予甚器其言而未知其為利之博也自予入官奔走四方游京師觀世俗態狀益思其所以語我者嗚呼公明亡矣予思其言則矍然檢已之所為使公明且存其

規我者豈少哉此所以不獨爲今世惜也公明諱暈五代祖某唐末因官入閩兵亂不還留居泉州之惠安縣父處士君輔以善行隱於鄉妻陳氏一男尚幼嗟乎公明之不顯匪予誰咎詞以紓哀刻之墓下後千萬年指此丘曰賢者之宅無敢或壞慶歴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記

許處士墓表

處士許君諱懷宗字德祖有長子曰程爲潯州司户參

軍次曰積祕書省著作佐郎某嘗與著作君學同舍觀積之爲人年最少而恭謹有法度逮過其家拜處士爲丈人行聽其言懇懇誘人於令善而考之鄉黨稱處士默治其心居城市接應鞠然視公府門若坑塹不敢投足力衣食未嘗欺人以入一錢不校有無資其子以從學然後知積之行已者抑有所授也及程積繼登進士第調官得食而處士亡矣生二子自立其所知而材薦之者皆當世名公卿每知其子者必曰其父母爲誰耶

則處士不待書功行列姓名蓋巳見之其子也雖然處
士名氏不著以聞于後其子之孝心不能自安也皇祐
四年秋二子來京師謂某官在太史宜與世人别族系
而銘行實又久知吾先君願文之以表墓域之側處士
興化軍仙遊人年五十三卒於天聖八年三月十四日
其葬在縣之潘衝原娶楊氏有賢行常從子積禄養益
自清儉如其子之未仕也後處士十五年終年六十五
男三人其季曰積女三人嫁爲里人妻曾祖諱祐祖諱

潤父諱術皆以善訓傳其家者凡史氏所書喜家世與功伐以其能侈健其文詞處士世微而中脩故所以文之者約也約也者所以重之而必信者也八月十二日右正言直史館同脩起居注判三司度支勾院蔡某撰墓碣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光禄卿劉公墓碣

公諱若虛字叔陽姓劉氏漢之衰楚元王子孫不去彭城歴魏晉以來彭城劉猶為著姓至唐司徒晏以雄材

精智用轉流輕重之術於乾元上元之間飽國饑者二十年至宰相功名益顯晏兄暹爲汾州刺史治有聲稱生大理評事談經評事生左常侍濛常侍生吏部郎中埴自司徒至吏部四世或居長安或在汾晉吏部生仗實公之曾祖考也爲鄂州節度判官湖南帥據其地自王兵四起乃以其孥循江入閩居泉州卒葬南安縣始爲閩人鄂州生文濟是爲祖考徙家福州閩王王審知以其女妻之卒官吏部郎中生皇考府君諱甫閩亡仕

錢吳越王法自取所部以爲俸府君不入一錢逮王歸
京師而其官屬大小皆得仕府君以母老辭不就禄至
今鄉閭稱其孝廉娶李氏生子九人公其次子也公嚴
明有大畧始學見鈔録集書如白氏六帖類即麾去曰
要當以法禁去之耳通五經大要擿其旨義以爲修身
治官之用不茍爲利禄學也咸平五年登進士第授大
理評事知温州永嘉縣還上所爲文章真宗皇帝尚儒
每親程自言者召中書試就遷寺丞知隰州温泉縣移

通判保定軍再遷太常博士通判洪州大姓胡氏子殺人以厚貲雇老貧者代死舉郡爲之覆藏獄且成公曰被殺者年少壯强今囚瘠老豈能制其命躬劾之果老貧者自賣以資其家於是捕弃胡氏子市出受錢代死者郡中驚伏瀕江民以漁爲生而土豪常半取之曰江食我田汝漁當吾田所也公按視奏除没江田租縱民漁改尚書屯田員外郎知邵武軍其俗鬼而不醫平居殺牛聚酒侮欺善良喜鬬擊以氣力加人而得罪戮意

愜不恨公至徹淫祠禁巫覡教病者藥朋醉羣鬬賊竊恃强寘于深法又治孔子廟收學者爲之開說孝弟之行尊奬賢節吏民刷故所爲而聽公之所以爲俗習大變年五十終于官天禧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也其年九月八日辛酉葬福州懐安縣越城里公以恩受其父之太子洗馬致仕祖母馮翊縣太君母潘源縣君夫人新鄭縣君贈工部侍郎潘吉甫之女謹淑有禮嬪于大家承上以順睦衆以和終三十年人未始聞其笑罵聲閨

門之内肅然也及公卒愈自約以奉時祀勑諸子學遂
以有成爲婦爲母皆有稱問男四人長曰弇不邇勢利
負奇自隱曰奕有大材智曰昇以文學知名皆終尚書
屯田員外郎曰戒未仕女適進士林孝伯某初與奕昇
爲同年進士奕嘗謂予言丁謂爲宰相私天下士必歸
我乃得進聞公聲名欲屈一見即推進之公不肯往於
是始知公之所以立身也慶歷中余知福州州人言公
事親親有疾輙不食酒肉居親側雖大暑中夕必嚴衣

冠長幼内外皆有法度鄉人効之又知公之所以爲家也後爲轉運使至邵武邵武稱公廉平市人持物入廨舍以就善價屬官莫敢侵牟治事快於決疑静於臨劇初若不更意慮及施下皆當理要守法不貸而民不敢怨又知公之所以爲政也是三者皆世人之所難者故悉書以爲法公以二子爲郎累贈光禄卿銘曰

劉自漢文史載陳唐有管蕭晏其人厥材絶特持國鈞晏兄而下八世孫剛嚴明允惠在民蟠于郡治屈所伸

種施必獲後嗣振孰從考信唯隧文

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潤州劉君墓碣

君諱奕字蒙伯其先漢唐以來世有顯人至祖考皆仕

國朝考諱若虛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光禄卿光禄之碑

其嘗銘之系次詳焉君天聖八年進士及第授惠州推

官疾不果行次調南康軍判官移知洪州武寧縣事改

大理寺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官歷知鄭之滎陽鳳

翔府判官通判漳州潤州事以皇祐三年五月二十三

日終潤州年五十三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葬福州懷安縣靈山鄉越城里夫人陳氏封寶應縣君子康夫寧夫岐夫女長適韓昌國次明州慈溪令陳章其季進士林回君於文章要以道理爲得不茍聲律其論性情推明孔子之法尤非浮屠所傳力教於人開曉其路從之學者咸以吾道自處久之貧無以生就舉進士中乙科喜曰吾不能爲時之文章恐不復得仕進今幸中第吾志得矣其在武寧民喜訟而易刑爲令者多嚴法以止之

猶不能勝君雖細事爲之盡心有兄弟訟者譬之親愛
之理以感動之輙涕泣自咎引去刑省而民格慶歷中
元昊叛陜西用兵韓丞相爲經畧使辟君鳳翔一道兵
民劇事多倚君辦集連年兵敗民窮乃上書朝廷言其
兵所以敗民所以窮之狀其畧曰陜西之要練兵運糧
最爲首務其策皆未爲得都部署者上將軍之任也而
無專制之權其偏裨才否不敢輙去留之軍無行陣之
法見利輕進畏敵遽退所以每戰必敗偏裨不死上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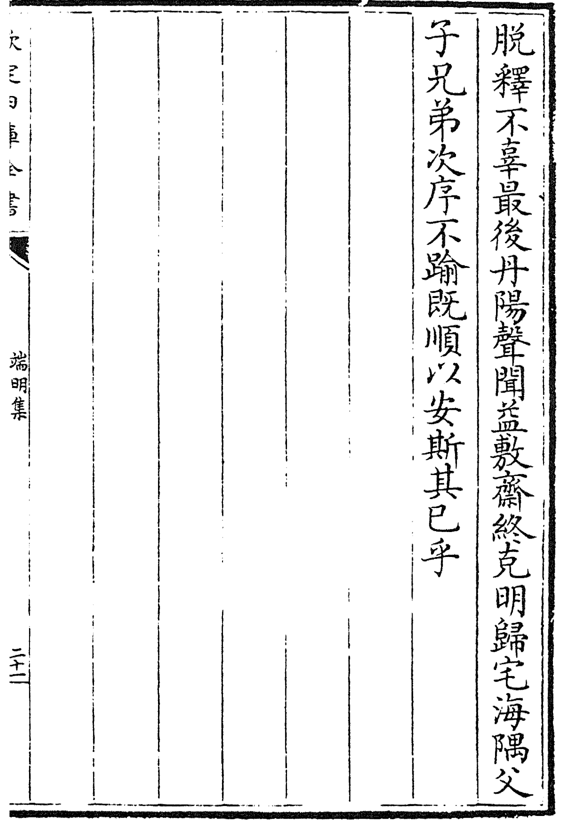
之令士卒不知什伍之制其理豈有勝哉邊戍益多廪粟益廣轉運使職其事也今之轉運使皆以序進不計其能未更年歲屢遷易之文書凡目曾未能知其暇以民爲意乎一方之患内靡度支外輟兩川之賦調及天下關陜之民流離窮困而邊儲日窘不幸天下之患有大於此何以支乎蓋由轉運使不擇其材不久其任無所歸責也又言被邊宜募士人給其閒田使之自衛其境可以省費言數十條率多此類事格不報漳州漳浦

有虔州民四百人入縣買官所賣鹽令捕之民因鬬拒遂鞫其私販而强坐其法應死囚多繫久瘐殍相屬君為辨其非私販而出其不鬬拒者坐法數十人而已君初仕願天下事若無所為而可辦歷官二十年所至施為謀議多不能如其意然後知不可以力為也於是補吏南歸展省墳域緬然有退耕之志而未果也其終之歲予適寓潤君病漬以手書謂予曰吾止於此矣惟穉子遲託既終歛無新衣橐無餘資郡使民集錢二百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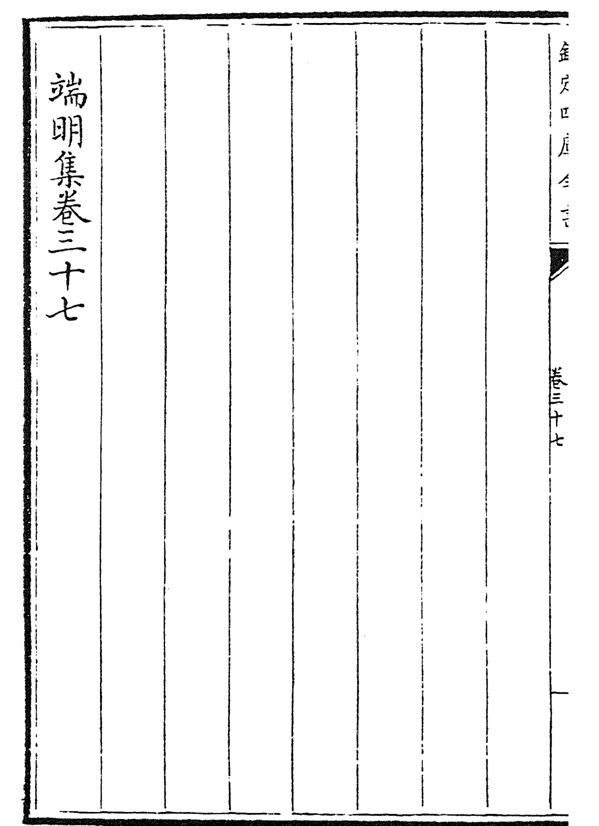
以賻夫人辭焉歸葬於閩居無室廬産無田園勤勞其家清節不渝夫人之力焉嗚呼十年之間康夫以學行自立而能請文永其先烈予既悲之而又慶其有後也

銘曰

文獘於詞在天聖初牽拘媲偶華調剽膚君於斯文本末扶踈世言情性淪于浮屠君爲中庸聖哲之樞經營萬務於時有需既官于陝晝思夕圖條兵轉餉實究民痛上書于朝事願之殊漳有寃獄十百其徒辦處平治



脱釋不辜最後丹陽聲聞益敷齋終克明歸宅海隅父子兄弟次序不踰既順以安斯其已乎



端明集卷三十七

謹案卷三十七第二頁後五行公曰害吾農時刋

本曰訛名據別本改

第十一頁前四行所治有池臺樹石刋本所上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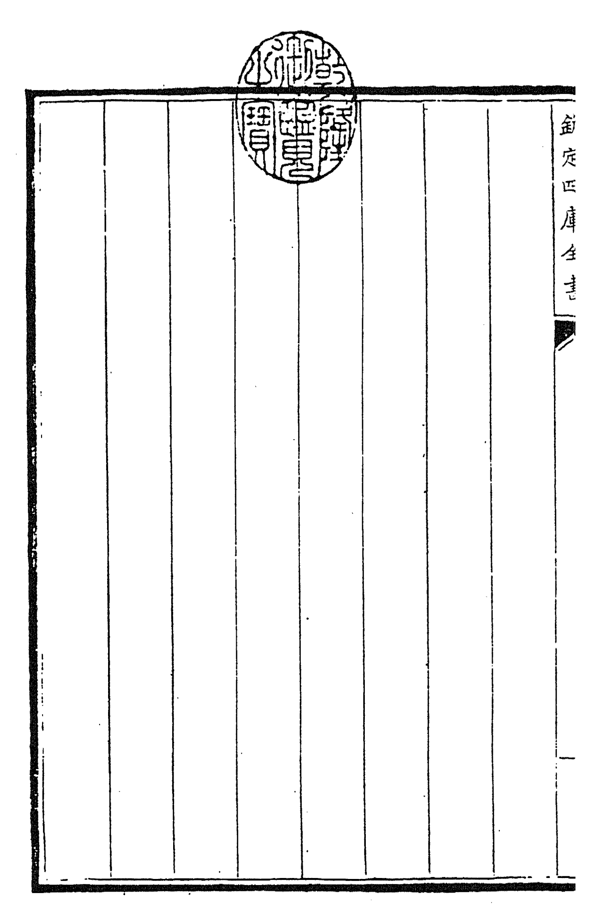
有字今刪

第十四頁前八行男三人其季曰稹按前長曰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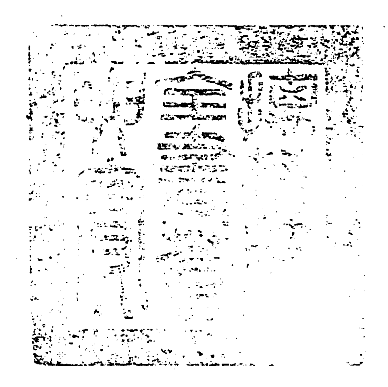
次曰稹此不得又名稹疑誤

第二十頁前三行君為辨其非私販刋本辨訛喜

據別本改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録舉人臣鼇圖

謄録監生臣羅翺遠